四書人物聚考

六

口 12
3019
6

門號 12 3019 6

里仁

里

賢雄八家爲隣三隣爲朋三朋爲里五里爲邑

租者有田則有租租出米穀庸者有身則才子八人有庸庸出死所血濺帝衣左右欲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

調者有調調出繒纊布麻

周禮遂人曰五家爲鄰鄰則相聯比猶五鄰爲里里則同井里猶五比之閭也風俗通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侶也二十五家相羣侶也記寰宇臨淄縣有莊嶽里許州城西有高陽里高陽氏有河閒府有董家里董仲舒張嘉貞居坊鳴珂里湯陰縣有浣衣里稽紹下帷處

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三曰聽閭里以版圖爾雅巷門謂之閭說文里門也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侶也二十五家相羣侶也記寰宇臨淄縣有莊嶽里許州城西有高陽里高陽氏有河閒府有董家里董仲舒張嘉貞居坊鳴珂里湯陰縣有浣衣里稽紹合璧事類云

鄉之爲言向也衆所向也里之爲言止也衆所止也古者二十五家爲一里萬二千五百家爲一鄉鄉二千五十里之積也漢因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迨至李唐亦以百戶爲里五里爲鄉里必繫

於鄉今古然也然唐以計租庸調之所出漢以考戶口之稀稠周人亦以制軍賦之所從入而風教未嘗不與焉故敬敏任恤之書於閭孝弟婣睦之書於族任者信于朋友也恤者賑恤貧窮也睦者親于九族也婣者親于外戚也

德行道藝之書於黨考於州而後興於鄉此周人之教法也鄉置三老以賦教化之事此漢之教法也若夫唐則食祿之家無得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其所以崇仁義而抑貨利教法又如何也是知里以仁為美而鄉井莫不以親睦之為貴從來久矣此里名勝毋曾子不之入互鄉難與言則雖童子見焉而不能以無惑

穰以親故受汙辱之名 人之過註

後漢吳祐順帝時遷膠東侯相祐政惟仁簡以身率物使人懷而不欺喬夫孫仁有三與書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

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使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穰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父還以衣遺之

吾誰適從 無適無莫註

左傳僖公五年晉侯使士蒍為二公子築蒲與屈士蒍為退而賦曰狐裘龐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狐裘貴者之裘也龐茸亂貌言貴者之多蒲屈大都耦國是獻公與二公子罪立為三公故不知所從

刑

周官司寇以五刑糾萬民有野土制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侮也侮者戕也一戕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刑軍刑鄉云刑官刑國刑古五刑又云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鄭罰麗於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又云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

坊記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經解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別以處室家則父子親長幼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晏子對景公曰禮之

孔子于易傳者愼言者十二于論語者愼言者十五于戴禮者

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不自專 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古者言之不出

周書武王問五帝之誡於尙父尙父曰黃帝之誡曰吾居民上搖搖恐多不至朝乃鑄金人三封其口曰古慎勿言 莊子孔子曰丘也問不言之言矣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可喙三尺烏喙長而不能言也

古守口如瓶 又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 老子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鄰

周禮云鄰長掌比伍相糾相受兆邑中之政相贊徙於它邑則從而受之 通鑑外紀云 晉書甄制八家爲鄰三鄰爲朋合璧事類云子讀周禮至大司徒釋文皆訓爲近而鄭玄曰異其名者示相變耳

周禮大司徒曰五家爲比而遂從有曰五家爲比而五人又曰五內者謂之比在郊外者謂之鄰釋文皆訓爲近而鄭玄曰異其名者示相變耳家爲鄰比此則比鄰之無異義也古者比鄰則親之至喪則不無相及也故宅之十不如鄰之卜百萬買屋千萬買鄰非故輕此而重近也

公冶長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家語云魯人名長爲人能忍恥范甯云字子芝 留青日札云

海錄云公冶新鳥雀語云喈喈嘖嘖白蓮

水邊有車覆粟車卻淪泥積半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喙人驗之果然

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徬徨長如其言往山中果得羊食之有餘及亡羊氏往跡之得其角乃以為倫訟之魯君魯君逮繫之獄未幾長在獄舍雀又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上澤山傍當亟御禦之勿徬徨長語獄吏白之魯君魯君如其言往跡之而齊師果將及矣急發兵邀擊大勝因釋公冶長而厚賜之欲尚為大夫長辭不受

恥為鳥語而得祿也

蓬萊城北有冶長浮比歲居民鑿井得石馬題曰公冶長之墓夫冶長滅明不肖丘齊魯頗亟葬不返耶則彼堂釜于諸城鄒邑間幾虛塚矣

管子曰不恥縲紲恥天下之不治

縲紲

何註縲黑索紲纏也所以拘罪人　賈誼傳求縛之繫綜之師古曰縲謂長繩繫之也司馬遷傳幽於縲紲師古曰縲繫也紲長繩也　舊唐書　崔處厚曰管仲拘囚齊桓舉為國相治長縲紲仲尼選為客親有罪猶宜滌蕩無辱豈可終縲

家語南容以智自防

南宮适字子容又名縚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仲孫閱也居南宮因姓焉

世濁不廢

又曰南宮敬叔云初僖子將卒屬南宮敬仲說懿子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

獨居思仁

故懿子與敬仲師事仲尼詳見懿子傳中初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後反載其寶

公言以義

孔子以為異士

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失不如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出家語　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官火踰公宮救火者皆曰顧府

家語孔子與南容至周問禮于老聃訪樂顧府庫于萇弘歷之藏　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侯於宮持命于公宮故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唯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力為多也出左傳　家語南宮縚之云

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音過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十縷疏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者之並是語詞也南宮縚妻姑喪謂夫

之聖與周之所以至也及去芒以笄總之法子逵之曰笄即簪也

讀史訂疑云南宮适之爲敬叔非也按史記南宮适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註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註遽云論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也可疑一也适見家語一名縚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邑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士遣從孔子時定已娶於強家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爽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方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耶可疑四也愚以南宮敬叔之與南容儼然二人矣

家語子賤爲治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之焉巫馬我不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出說苑

必不齊字子賤魯人、兗州永部城爲單父邑也爲單音善父宰、單父即今單縣辭於孔子孔子曰毋迎卯望者不許之則失守。喪已之所守　距之則閉塞人與可輕許

期因免衣相親譬聚入單父濟見漁瀕行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者得魚輒舍之漁者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音及手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至地也曰魚之大者名爲鱘陽鱘也魚名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或去也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吾大夫欲長之其小者名爲鮆吾大夫愛也薄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而置命御者驅車以行出說苑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辭魯君因請借善書者二人至單父使書子賤之是以得之共治莅死。

之亟馬期反以告孔子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書好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

子曰宓子君曰子賤若吾黨之小人者莫之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子賤由之德至使民鬧行若是得行已志黃氏日抄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有嚴刑于旁何行而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得此孔子曰吾嘗與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有二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言曰誠于此者刑乎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二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彼宓子行此術于單父也

賈大傳新書云宓子賤在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既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早出晚入故皆見星日夜不處不敢人攻魯過單父而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曰吾任人子任力任人者老請曰寡已孰矣今巫馬期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出韓詩外傳所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巫馬期道齊遠民不及宓子賤者晝有宓子十六篇

孔子兄子有孔篾者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篾而問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龍龍其爲寵言前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疎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其所亡者三則謂此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篾對曰自來仕者無所亡其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彼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出家語子路初見篇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賈至宓子賤碑頌云鳴琴湯湯虛水之堂清淨無爲邑人以康蔑風化淳霸俗致王誰謂陽鱗華而爲魴睢睢黃髮或師或友芃芃麥苗不穫不萎齊師已御魯侯曲阜

珊瑚

禮明堂四代之器有虞氏之兩敦音對少牢禮曰執敦黍有蓋又曰設二敦于位云四敦皆南首敦之爲器有蓋有首也夏后氏

可使民人出自刈附郭者歸可以益食耳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資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耨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天子卿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今不

耕者得穫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皆盛黍稷之器　按如明堂位所云夏器名璉殷器名瑚周器名簋是樂有定也且一歲之豐不過倍常之數至不加強衰從而誤也　玉海註陳氏曰瑚以玉簋以竹為之今民有自舉瑚璉羊曰故當以接神之器　三禮圖曰瑚受一升制度如簋而平下璉受一升創必數至不息孝孫世說謝琨問羊孚何以器新語謝琨問羊孚何以器不加強衰之不加強衰從而誤也　玉海註陳氏曰瑚以玉簋以竹為之今民有自舉瑚璉羊曰故當以接神之器　三禮圖曰瑚受一升制度如簋而平下璉受一升創必數至不息孝孫漆赤中蓋亦龜形飾口以白金制度如簋而差音下鏡下

間之慚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論語摘輔象曰仲弓鉤文在手是謂知

冉雍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也以德行著名問於夫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紂之世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大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子壽心焉出家語壽心篇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冉雍非有土之君故使其臣如借而不加怒也○出家語弟子行

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冉雍非有土之君故使其臣如借而不加怒也○出家語弟子行

漆雕開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一曰魯人開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于其悅焉孔子悅焉孔子嘗問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未敢識也夫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

漆雕開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一曰魯人開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于其悅焉孔子悅焉孔子嘗問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未敢識也夫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

魯相即漆雕開

姓源云漆雕氏之議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達于藏穫行直則怒于諸侯雖世主以為廉即所事若夫子者不得一仕于世主矣則有傳禮為道蔽吾黨小子耳是漆雕世之教也

魯史稱子若傳禮為道為恭儉莊敬之儒○漢志儒家有漆子十二篇○漢志云古有漆沈為魯相即漆雕開

桴

爾雅云庶人乘泭○疏云桴編竹木大者曰桴小者曰桴爾雅云舫泭也　郭璞云水中簰筏方言

汾音扶併水以渡也

云汾謂之緡緡謂之筏筏秦晉之通語也方舫汾桴音義同也

喜

說文喜者樂也不言而悅也元命包云徐曰口豈爲喜豈者陳樂立而上見人心之悅則其面目粹然而變易爲喜也又云兩口銜土爲喜喜得明心喜者爲憙從喜心禮記云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音搖猶斯舞

賦

賦兵也不曰兵曰賦亦寓兵于農之意

疏按隱四年左傳云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服虔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其賦法依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漢刑法志云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軍屬馬萬一千五百人爲

左傳成公元年作丘甲○哀公十有二年用田賦○

以丘賦一王則六乘爲未足軍也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

悉索敝賦註

左襄公八年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鄭使王子伯駢鄭大夫告於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事晉文之伯春秋之季討於蔡索盡也言悉盡敝邑之兵賦以討蔡人不服之罪

襄公三十年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晉魯之行是言於蔡

公以魯公喪子產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對曰以敝邑褊小也是故作丘甲甲田君未出見客

賦不書初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邑以來會時事詳見子產傳

千室

疏云千室之邑百乘之家者謂卿大夫采邑地有一同民有千家者也

邑

春秋左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者曰都無曰邑疏云千室之邑百乘之家者謂卿大夫采邑也地有一同民有千家者也

公西赤

淮南子齊俗訓曰公西華之養親也君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養一也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弟子行云齊莊而能肅志通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經禮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禮記云

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墻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孔疏云孔子之喪公西赤以飾棺榮夫子故爲盛禮備三王之法以章明志識焉於是以素爲楮楮外皆墻車邊置翣恐柩車傾覆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之法也其葬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繪爲祟牙之飾此則殷法又韜盛旌旗之竿以素錦於柱首設長尋之旒此則夏禮也赤既尊崇夫子故兼用三代之飾也

帶

大戴禮曰身帶擯要云黃帝制衣裳大夫帶

今下及騶寺皆服之秦二世時始名腰帶

腰帶韋爲之古擊音般帶也又謂之鞶帶士自乘輿至文武衆官牧守丞禮王藻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繒帶率皆居士錦帶弟子縞帶

詩曰垂帶悸兮伊絲又曰垂帶而厲

朱爲裏終竟此帶盡緣之也辟緣也用絹宋裏終辟垂之紳綏後不緣而不朱裏亦素帶終辟垂緣其兩耳及垂下緣其紳故云下辟也道讓處士以錦爲帶示文也

古詩曰內子爲大帶荀子曰逢衣淺帶

用生絹爲帶示質也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組帶之交結也天子下至弟子組約之物並用組爲之組帶與紳齊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欲便趨迭故去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君子三焉紳譯言必結三齊紳韜也結餘也士者皆長三尺大夫大帶四寸廣之雜帶以雜色爲辟緣君朱緣上朱緣大夫玄華玄內華士帶之辟內外皆繒廣二寸再繞腰一匝亦是四寸凡帶有率無箴

功當率經處篤線細音肆餘也謂約束之功肆束之餘組及紳帶之餘也
密不見用筴事物類自古有帶上插笏盾高祖令向下考云
之垂者遇有勤勞之事則收欽持于手走則擁抱于懷
插笏頭取順下之義名銙尾一品至三品金銙四品六品花犀為銙七品九品
銀銙庶人鐵銙音汚禮書曰天子至士庶皆合帛為之或以素或以練或以終
人功終辟則所辟或辟垂或辟下其飾或朱綠或玄華蓋素得于自然練成十
玄與緇者陰之積者備辟垂辟下體華者文之成天子體陽而兼乎下故朱裏而褌以朱綠諸侯
雖體陽而不兼乎上故飾以朱綠而不朱裏大夫體陰而有文故褌以玄華士
則體陰而已故飾以緇終于大夫言帶廣四寸則其上可知而士不必四寸也
於士言紳三尺則其上可知而有司上下三尺五寸大明諸司皇帝袞衣華
帶也此帶有率無飾則帶率而已無刺繡之功也嚮掌云
帶長三尺三寸并服華帶玉鉤艤音徹東宮及親王袞冕華帶金鉤艤文武官朝
服革帶一品用玉二品用犀三四品用金五品用銀鍍花六七品用銀八九品
用角公服腰帶一品用玉或花或素二品用犀三品四品用金荔枝五品以下
用烏角韡用青革仍垂撻尾於下韡用皂帶照膺帶一品玉二品花犀三品金

銙花四品素金五品銀鍍花六七品素銀八九品烏角

宰予

宰子字子我家語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言語取人
於子羽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宰我聞之不敢見

牆

釋名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周禮牆厚三尺崇之注云高卑為率足以相拂
爾雅云牆謂之墉亦云尚書大傳云天子曾墉諸侯疏屏注賈大也墉牆也疏衰也屏亦牆也淮南子曰
爾作室築牆茨音慈屋令入所郤巖穴各有室家此其始也漢書牆藩勿伐漢官
典儀諸侯垣墉有黝堊音惡之色無丹青之彩

朽

韓昌黎朽者王承福釋名鏝謂之朽郭璞云泥塗也李巡曰塗一名朽塗土之作具也然則朽是塗

之所用因謂泥塗爲杇白帖云圬人以時塓館宮室圬人塗者塓亦塗也前漢書顏師古註曰圬所以泥飾牆也不可杇言內質弊壞不可修治也

申棖

申棖魯人史記作申黨家語又作申續今史記以黨爲黨家語以續爲續傳寫之誤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爲棠則申棠申棖一人耳

唐開元封申棠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宋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潞川侯俱列棠棖黨即棠也人而爲二人夫於詳攷論語釋文也李士龍曰棠字非音棠棣之棠蓋與棖即一字而兩書耳觀古字瞭亦作曉樘亦作樑六字並音鐺皆諧聲字也棖本作穀亦諧聲字可見棠亦音棖史記有申黨無申棠信譌也

孔文子

孔文子名圉卽仲叔圉衛之執政上卿也初衛太叔疾娶於宋子朝其娣襲子

按孔文子使疾出宋朝之女而以己女孔

姑妻之一失也惡其妹二妻而衛人以爲二失也孔文子以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以三失也孔姑不辭而喻孔文子遽止之曰圉豈能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仲尼魯人以幣妻其叔太叔遣不辭而妻其娣州邑外人奪疾之軒車以獻於君疾恥是二者故出奔於宋衛人立疾之弟遺人追奪而入道奪而殺之文子遂以孔姑妻之孔姑卽文子之女疾之妻也出左傳○按衛侯占憂嬖人爲行矣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求酒于太叔僖子不得與十孔子以好問弗去懼害乃遂太叔遺遺奔晉

學下問與之義亦隱惡揚善之意矣

子產

公孫僑字子產子國之子鄭簡公元年鄭人欲媚於晉使子國子耳侵蔡國鄭穆公子子名發其子良子名輒蔡莊侯子楚二子侵蔡以求媚于晉楚蔡公子燮鄭人皆喜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

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分鄭國不四五年勿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

李孔暘子鄭見子產如舊相識矣傳出左三年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與之繻帛子產獻綞於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子石子張公子知之皆不死子西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駟不徵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子西乃歸授甲子家衆臣妾多逃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必敗

家語子游問于孔子曰門不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焚書焉燒毀子曰不可曰爲載書以定國衆怨而載書也

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

子產始爲卿初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子展子西帥國人代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於是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出左傳

十五年晉人來徵朝子產辭而郤之詳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及范宣子卽士匄音郤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患之公簡公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幣帛也財之蠹也侈則貨賄行矣吾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人於溱洧與未冬涉人是愛無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豈子說乃輕幣出左傳

德也可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懃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禍福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之下者使遠近皆知也衆而後定傳十二年

十八年子展伐陳有功使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

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王武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用也以元長也女大姬配胡公閼父之子滿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恪敬也周得天下封前代之後爲三恪則我周之自出是周之後也東匠之官主陶冶故以爲名

韓非子鄭人有東門吳者其子產晨出遇東匠之門聞婦人三格則我周之自出陳乃周之後也

閒閒婦人之哭撫其子而言曰若之死也若之父母其所出恒公子桓公之弟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公之子而立之夏氏之亂宣公十二年夏徵舒弒陳靈公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出也

御之手而聽之有閒盡更執而問之則手綏其夫者也異日其夫不可億還我是以有往來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陳從楚伐當陳隧鄭東門

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首井堙木刊有井則堙塞有木則刊除蔽邑之心天懼不競而恥大姬鄭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

其聲懼凡人子其親愛也姑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

陳知其罪授首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辭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衰差降也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戍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王卿士城濮之役文

已死不哭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禪竈言子產曰宋衛陳鄭皆火神竈曰弒其君○出左傳九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草舍而外僕言曰昔先

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周襄王以授楚提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即辈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出左傳晉程鄭

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世叔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然明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太叔

嘗問政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以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出左傳二十年

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還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喬於有禮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聊落出左傳二十二年秋八月蔡侯歸自晉入於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若也淫而不父謂通于太子班之妻僑聞之如是者有子禍僖公三十年蔡世子班

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次

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鄭人請用之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焉而已焉用壇公二十八年二十四年子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次

子產相鄭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子產曰吾得見與否言禍亂方興死生未可必得見與不得見民也若有火國幾亡知在此歲也駟子印伯有良爭未知所成也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可以救亡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產曰天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伯有子晳之爭人謂子產就直助強人告子產當就子晳而助三家之強以攻子產曰我豈爲徒言不以駟國之禍難誰知所赦或主強直難乃不生姑伯有良爲黨成吾所欲以無所乃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不與大夫子皮謀遂去鄭人謂子產言於子皮曰伯有不順駟氏何止焉子皮曰夫子子產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子產入於是公與大夫及國人盟伯有閒鄭人之盟已也自墓門鄭城之瀆入因馬師頡介於襄庫介甲也用襄庫之兵甲伐之伐而有

六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貢劃之過有二年而刑殺之非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

肆子產遂之以求讒之梡之股而哭之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傳子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出左傳子皮既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之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章服各有分別上下有服公卿大夫士各有服色田有封洫封封疆洫溝渠廬井有伍有伍伍相保之法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惟君用鮮粻給而已豐卷怒退而徵役子產弄晉子皮止之而遂豐卷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伍結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傳出左二十五年

劉道源謂子產從政興人孰殺誰嗣孔子爲司寇捍行相事民

誘民訓彼一賢聖猶得民若此之難也

六月子產相公如晉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刑政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求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來得見又不獲聞命未之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庫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人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宿從有代市車腊鄙鼎入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諸害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鍉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以命之雖若之有魯喪故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嘉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出左傳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也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

呂覽子產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以命之雖若之有魯喪故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嘉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出左傳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也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

說苑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卑出外政卑入夫衣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

寡人之醜也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中國之亂外無諸侯之惡也

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子皮曰善哉微子之言吾至今知門雖吾家隸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之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門雖吾家隸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之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出左傳二十六年六月爲游楚即子南亂故公及其大夫盟於公孫黑強與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皙欲同子六子產弗討恐卿故曰七子

鄭簡公賞薰隧閭入陳之功門外道亭子展賜亂故弗討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穀以酬禮也臣之位若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子產歸將知政矣子晉讓不失禮其除徒執用以立用器而無庸毀曰子產過汝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鄭人將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者而行之吾聞忠善以損怨未聞以威防怨也豈不遽止然明曰若信子之道猶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以告子產子產曰然誠如吾子之言吾信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語詳左傳昭公六年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卜桑田巫見實沈臺駘爲崇實熊入於寢門晉侯問於子產子產私問曰此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鯀禹父夏郊祀之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疾愈賜韓子也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莒貢千晉者出左傳公段既死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晉豐施公孫段子晉以田賜段段死故將知政矣子晉讓不失禮其除徒執用以立用器而無庸毀曰子產過汝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

上以下降穀以酬禮也臣之位若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子產歸將知政矣子晉讓不失禮其除徒執用以立用器而無庸毀曰子產過汝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語詳左傳昭公六年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卜桑田巫見實沈臺駘爲崇實熊入於寢門晉侯問於子產子產私問曰此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鯀禹父夏郊祀之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疾愈賜韓子也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莒貢千晉者出左傳公段既死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晉豐施公孫段子晉以田賜段段死故將知政矣子晉讓不失禮其除徒執用以立用器而無庸毀曰子產過汝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鄭人將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者而行之吾聞忠善以損怨未聞以威防怨也豈不遽止然明曰若信子之道猶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以告子產子產曰然誠如吾子之言吾信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語詳左傳昭公六年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卜桑田巫見實沈臺駘爲崇實熊入於寢門晉侯問於子產子產私問曰此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鯀禹父夏郊祀之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疾愈賜韓子也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莒貢千晉者出左傳公段既死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晉豐施公孫段子晉以田賜段段死故將知政矣子晉讓不失禮其除徒執用以立用器而無庸毀曰子產過汝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鄭人將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者而行之吾聞忠善以損怨未聞以威防怨也豈不遽止然明曰若信子之道猶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以告子產子產曰然誠如吾子之言吾信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語詳左傳昭公六年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卜桑田巫見實沈臺駘爲崇實熊入於寢門晉侯問於子產子產私問曰此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鯀禹父夏郊祀之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疾愈賜韓子也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莒貢千晉者出左傳公段既死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晉豐施公孫段子晉以田賜段段死故將知政矣子晉讓不失禮其除徒執用以立用器而無庸毀曰子產過汝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鄭人將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者而行之吾聞忠善以損怨未聞以威防怨也豈不遽止然明曰若信子之道猶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以告子產子產曰然誠如吾子之言吾信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語詳左傳昭公六年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卜桑田巫見實沈臺駘爲崇實熊入於寢門晉侯問於子產子產私問曰此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鯀禹父夏郊祀之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疾愈賜韓子也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莒貢千晉者出左傳公段既死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晉豐施公孫段子晉以田賜段段死故將知政矣子晉讓不失禮其除徒執用以立用器而無庸毀曰子產過汝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鄭人將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者而行之吾聞忠善以損怨未聞以威防怨也豈不遽止然明曰若信子之道猶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以告子產子產曰然誠如吾子之言吾信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語詳左傳昭公六年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卜桑田巫見實沈臺駘爲崇實熊入於寢門晉侯問於子產子產私問曰此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鯀禹父夏郊祀之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疾愈賜韓子也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莒貢千晉者出左傳公段既死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晉豐施公孫段子晉以田賜段段死故將知政矣子晉讓不失禮其除徒執用以立用器而無庸毀曰子產過汝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鄭人將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者而行之吾聞忠善以損怨未聞以威防怨也豈不遽止然明曰若信子之道猶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以告子產子產曰然誠如吾子之言吾信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語詳左傳昭公六年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卜桑田巫見實沈臺駘爲崇實熊入於寢門晉侯問於子產子產私問曰此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鯀禹父夏郊祀之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疾愈賜韓子也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莒貢千晉者出左傳公段既死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晉豐施公孫段子晉以田賜段段死故將知政矣子晉讓不失禮其除徒執用以立用器而無庸毀曰子產過汝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

既如是除徒既如是除徒子太叔之教子產乃使辟之不忍毀廟乃遷道避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塌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蒈諸侯之賓能來會吾葬豈憚日中而塌下葬也音逝來棺弗毀則日中而塌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蒈諸侯之賓能來會吾葬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出左傳定公元年子產卒國人丈夫舍玦婦人舍珠以葬者三分其市以爲之直而歸諸其室國人皆寧之出左傳襄公三十一年鄭人鑄刑書子產復書曰若君子之言

享之子産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傳出左七年鄭大
水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音永祭名祓子産曰我鬬龍不我覿也
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傳出左八
年子産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
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
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音完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
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乃止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寬
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政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詩曰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
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
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産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
遺愛也出左傳

眞西山曰按子産以鄭簡公十二年爲卿明年得政簡公立三十六年乃卒
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是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産不仁吾不信也

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出左

韓非子云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下大斗斛而施于百姓此莊公失焉

晏嬰字平仲萊之夷維人桓子弱之子也初晉大夫欒盈得罪奔楚晉於是會諸侯於商任以錮之莊公三年欒盈自楚來奔晏子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晉將來伐不可以不懼明年果有晉師傳出左六年

子曰子產子民爲惠主子學爲博物晏子事君爲忠臣而行爲恭敬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

崔杼弑莊公晏子聞難往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祿養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而行爲亡之君爲己死而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亡之而加愛敬

說苑晏子侍于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而養臣也

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立靈公發子杵臼而相之是爲景公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齊太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有如此盟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又慶氏敗公與晏子堲毀其鄰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

益之堲毀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室吾一邑不受堲毀非惡富也恐失富也出左傳景公四年吳季札來聘謂晏子曰子速納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

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爲寡人賓爲晉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辭上不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事合可分布于四方自是之后

之政將有所歸未雍所歸難不敬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

欲更晏子宅曰子之宅近市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朗燥之地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

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近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乎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踊音勇賣刑者故曰踊貴屨賤既以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

景公爲是省於刑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定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出左傳十六年

惠欒高氏皆嗜酒欒高二族信內多怨強於陳鮑氏而惡之憂有告陳桓子曰皆出惠公

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遣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

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用則必逐我

君不以禮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外紀平仲下交曾之處士曰蘇晉下交齊之大夫曰吳翰至老不哀孔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

欒高敗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於莒出左傳二十六年公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齊梁丘據與商款二子濟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蓋誅於祝固曾子從孔子于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之君子濟人以財不若言之以善吾言之以善不若身之以澤醴既成敗之則易以匹馬非蘭之本匪也所以湛者美矣願子語其所湛者夫君子若必擇處逆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嗜慾移性可不慎乎孔子聞之

史嚚以辭賀公說告晏子晏子對曰日往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子武子曰若有德之君內外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過淫君內外邪頗上下怨嗟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行無度無所還忌還猶不顧也思謗讒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矣是以鬼神不享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

之曰晏子之宮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固依有若固不有若固不有若固不

望見晏子而復于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縮衣之衣麋鹿之裘槀軫之車而優爲焉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于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與宗族爲顯榮也爲行若今之百家裘不敢獨煖衣二十年世以爲陋而晏子行之自若晏子卒有子曰圉初晏子病將死斷爲富其爲富不敢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且臣以君之賜皇父之黼無不乘車皆母之黼無衣足于衣食者妻之黼無粟餼者國之簡士時臣而後舉次名數百家如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

增補四書聚考 上論 公冶長

臧文仲

臧文仲名辰哀伯之孫也文仲之父伯氏鉏不顯文仲嗣世爲大夫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

地禍四書聚考 上論

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遣臣共而不貳父慈而不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衣之衣麋禮之上也對曰先王之法出左傳時越石父鹿之裘槀軫之車而賢在縲紲之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悟而贖我是知己矣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相時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見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甚自得也而歸其妻恥之請去其後夫乃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晏子力節儉力行顯名諸侯食不重肉妾不衣帛禮其先人豚肩不掩豆一

臧文仲

劉向序云晏子博聞強記通于古今事齊二君以簡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阜親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屈義不可脇以邪諫齊君懇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詞其博通如此蓋此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齊人以此重之○晏子使楚楚子短楚人爲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生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者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其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晉本魯孝公生僖伯驅生哀伯達達生伯氏駢駢生文伯辰辰生子臧國以爲氏

家語曰求其職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亡可謂知矣孔子曰若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于灶以祀焉

降之災文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刻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宋莊公子之辭也臧文仲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出左二十八年魯饑文仲言於公曰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而請之其爲選事乎自擇其職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庸以治平爲務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憍非事君也文仲以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於敝邑饑饉薦降民靡幾孝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其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賚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出國語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巫女巫主祈雨者尪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文仲曰非旱

夫灶者老婦之所祭也尊卑不親上下不狎燔柴于灶以祀焉恐雨人鼻故旱公以巫尪爲戮不雨尪上向致旱欲焚之盛于堂奥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移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飢而不害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須句魯邑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公及邾人戰於升陘魯地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獲公之兜鍪縣諸邾城門以辱公二十四年冬周襄王出居于鄭使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于叔父天子謂同姓人曰子事臧文仲武諸侯曰叔父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官守官守三大夫皆謂羣臣二十六年齊孝伐我北鄙文仲欲以辭告之使展喜犒師因以勞之齊侯乃還詳見柳下惠傳是歲文仲如楚乞師見子玉卽楚得臣道之伐齊宋以其離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曰不臣也于是子玉伐宋圍緡文仲相公以楚師伐穀文公三年秋八月丁卯大

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爲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爲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爲馬八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爲形卽今之斗拱藻棁者謂侏儒柱畫爲藻棁梁上短柱也有海鳥名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三日文仲以爲神使國人祭之詳見柳下惠傳顏淵問于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淵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于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剉銳於邾是智不足明也夫文仲其身雖沒而言不沒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沒言立所以爲文仲也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何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置六關禁絕來遊之人妾織蒲爲席與民爭利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僖本閔兄嘗爲

事大廟躋僖公逆祀也雖夏父弗綦爲宗伯而文仲實縱之詳見柳下惠傳五年楚滅六滅蓼文仲聞之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援哀哉六年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使季文子聘於陳魯有塞關陽關之屬凡六故往識而不征文仲廢法以稅行客命妾織蒲爲席以侵民利得蔡國君之守龜於蔡之矣若夫地因名爲蔡長尺有二寸遂築藏龜之室刻山爲節畫藻于棁極其靡麗山節謂薄櫨刻山爲

臣憾在下魯侯今躋閔上祀爰居海鳥止于東門三不智也晉文公入晉卻曹地以分諸侯使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文仲旣復命爲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今一言而闢竟其章大矣請出而賞之傳

文仲爲魯使齊其母送之曰魯不容子而使之齊害子者其于此發事乎魯與齊比鄰之國也魯之寵臣多怨汝皆通于齊高國是必使齊圖魯而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及至齊果拘之而欲與兵讓魯文仲微使人遺公書而譖其次立此之謂也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美羊有牙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公及大夫莫能知于是召其母問焉母曰吾子拘有木治矣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斂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民內之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享戰鬪之士而結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有羊羊有母者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繫于獄也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髮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繫于獄也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髮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于是以文仲母之言軍于境上齊方發兵襲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君子謂文仲母識微見遠

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不可謂不

居蔡

按文仲當時上有遺佚厄窮之下惠下有築郛築既之疲民書蛾書蚩無禾無麥不請無事矣仲自已釋于齊不稔疏釋官云桑音葉癙音留謂之粱其上楹謂之梲楯音而豐國計而惟龜是寶棄職甚矣

疏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為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禮器諸侯以云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藏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漢書食貨志元龜為蔡家語稱滌雕干對孔子云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是大蔡為大龜

山節藻稅

疏釋官云梲楯音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梲楯而刻鏤為山稅者梁上楹釋文云刻鏤為山稅者梁上楹謂之梲楯也梁即櫨也此言山節者謂刻鏤柱頭為斗拱形如山也藻梲者謂畫梁上短柱為藻文也此是大子廟飾而文仲僭為之故言其奢後仲尼譏之作虛器言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也禮記鄭邊楯謂之節梁上楹謂之梲官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棖諸侯斷而龜之天子加密

藻之菜白焉無書山藻之理也藻有二種一葉似雞蘇莖大如筯長四五尺一莖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二者皆可食熟煮接去腥氣米汁滓之藻汪芒之藻水草之有文者曰藻孔疏曰藻之言藻絡也云行潦之水其文蓋藻非特為取其文亦以讓火今屋上覆橑者謂之藻井取象於此亦曰可薦于鬼神可羞于公

綺非文謂之覆海亦或謂之罍頊漢官解詁曰梲梁上柱也諸侯藻梲為藻文也

令尹

楚官多以尹為名皆取其正直也

疏令尹宰也周禮六卿太宰為長遂以宰為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為長從他國之言或亦謂之宰宣十二年左傳云為敖為宰是也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

子文

鬬穀於菟字子文伯比之子也初若敖娶於動若敖楚八世祖動國名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動淫於動子之女生子文焉動夫人使棄諸夢中夢澤名虎乳之動

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伯比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爲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傳 楚成王立子文代公子元爲令尹子文因鬬班之殺子元也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家無盈積自毀其家以紓國難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勤于社稷在莊公嘗曰三十年嘗曰說苑子文三族有干敝賢者不祥專利者必害故其爲政度人以用人薄惠以撫下凡以自宪厥心者延理之追他愈國出戰其族有干法者延理拘之聞其貴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延理責曰凡立理者將以司主也犯王令而察觸國法者也夫直士持法衆而不撓剛而不折今棄法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理之不端而駿於法也就一國之柄而以私關與吾生不以義不若以義而死也延理懼遂刑其族於是楚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人以遠矣子之意乃黜延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出說苑楚成得臣子玉帥師伐陳訐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越椒與爲賈譜其人與否難幾

於終朝而卑不戮一人一云故畧其事也以矣字其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欲酒賀子玉爲令尹能堪其事成王聞之子文辭令尹子文辭而逃辭令尹之辭朝不謀夕也何一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差子文差遣也而後復入謂之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曰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封富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出國諱初子良子文之兒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若殺氏矣及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殺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子越爲令尹乃亂攻王師於漳澨楚子滅若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

命獨誰受之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也曰子文無後何以

勸喜使復其所改命曰生言其
更生封於邳爲邳公闕氏之族益大

崔子莊公

崔武子杼公族也丁公遷于季子食采於崔因以邑爲氏杼事齊惠公有寵高
厥立而有栗名崔杼弑其君而被大誅流之則同其所以爲之則異

南子湯放其主而國二家齊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既而復歸出左傳靈公八年杼爲大夫公
緊於魯顏懿姬無子其姪聲姜以爲太子諸子者仲子戎子皆宋戎子嬖幸于靈公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之列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事難成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廢而徙之東鄙太子光使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廢而徙之東鄙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暴其尸靈公卒莊公也光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于朝

唐以叛武子殺高厚於灘藍而兼其室。室妻妾也出左傳齊棠公之妻東郭

棠公齊棠邑大夫

偃之姊也棠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鄰民子以弔焉馬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

姓爲已氏取也偃曰男女別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同姜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

外門困六三變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爲中男故曰夫風隨妻不可
戶股而異也風能隕落物者且其辭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崔子曰娶也何
出入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崔子曰棠公死之必報我舍之得民

待者貝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怨公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
必將報欲弑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
臬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於齊甲戌享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
崔子問疾遂從姜氏姜氏入室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請免弗許請盟弗許請
舉止衆從者而入。止莊公之從者于外而入崔室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拊拍也歌以命姜氏侍人賈
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梯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崔子宮近公宮或逼者許搏公陪臣

公被弑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其錄父裘伊僕陘皆死祝鮀父祭于高唐乃復命

不脫冠而死于崔氏也 有淫者不知二命言得淫人受崔子命而討之不知他命 公踰墻又射之中二人踊音涌 遂弑之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或謂晏子曰爾以存立莊公異母弟侍自是爲景公立以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太宮大史書曰崔子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殺者二人并前有其弟二人亦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祲薦子亦陰

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南史氏齊史崔子之在外者

側莊公於比郭側葬埋之不綴于廟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士孫人姓因名里死十四翼喪三日便葬不待五月

今四翼不盡禮 卑不止 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下車九乘又借有兵甲今皆降損○出左傳

左傳崔氏之亂 亦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 吉獻其樞于是得之以其棺尸崔杼于市國人猶知之皆哭崔子也

陳文子

陳文子名須無敬仲之後也莊公四年將伐晉以靳平陰之役文子見崔武子封也文子謂崔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矣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公卒伐晉而還出左傳六年崔杼弑莊公文子聞難遂出奔齊至於他邦見其大夫之不臣者嘆曰此猶吾大夫崔子也吾豈可留乎又去之二至於他邦又去之自是景公即政二十年然後復歸於齊出左傳是時宋向戌告於晉趙孟及楚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爲息民之兵如晉告趙孟趙孟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指向戌弭兵而我弗許是固獲吾民矣將焉用之於是景公許之出左傳齊自晏子而下能卓然自守不污於其間者惟文子爲賢故當時咸稱云

十乘

諸侯皆乘四黃馬而朱其鬣

金仁山曰四馬共駕一車因以四匹爲乘古者車馬出于田賦每甸出車一乘則十乘乃十甸之地其乘邑之大可知

季文子

按二邑近費而介于莒他年宿伐莒取鄆叔弓聽其田費于是始大然則教也求而無之實難禮者難卒得過求何害此所謂三十二年冬行父帥師城諸及鄆諸鄆二邑莒魯之衝也七年徐伐莒公孫敖如莒蒞盟莒魯蓋締交也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奔莒敖之奔莒蓋不能容于魯而莒容之行父疑敖之在莒爲逼塲患故帥師城焉十三年冬公詰爾謀于家臧孫鴻鴈子家鄭大夫臧鴻鴈者以鄭寡寇欲魯還晉情之役踰時思歸祭祀子家賦載馳之四章卹風載馳詩四章義取小國有急欲借大國以救助文子賦采薇不欲爲還晉也

季文子名行父季友之孫魯之元卿也文公六年滅文仲以陳衞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於陳且娶焉臣非君命不越境故因聘而自爲娶秋使季文子聘于晉求遭喪之禮以行聞晉侯疾故聘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也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豫備不虞古之善也

晉冬晉會諸侯於扈將謀伐齊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齊是以復侵魯西鄙遂伐曹入其郛討其朝於魯也文子曰齊侯其不克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汝謂曹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十六年及齊平文公有疾使文子會齊侯于陽穀齊侯不肯曰請侯君間間疾也十八年文公薨子宣公立時莒紀公生太子僕文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奔魯宣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今日必授太子以邑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必達莒僕公問其故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事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者五倫之法則合此則爲吉德違此則爲凶德德以處事德以處事之是非

國語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我爲愛且不重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粗而衣惡者尤多矣

吾是不敢人之父兄舍粗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父還觀吾僕莫可則也孝弟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奸為凶德夫吾僕則其孝敬非相人者乎且吾聞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奸兆也保而利之以德藥為利華不在則主藏也若保其人而利其器則有主藏之名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于善而皆在於凶德是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以去之餘詳左傳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二年秋公孫歸父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地

事以度功度功之成否所以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百九刑不忘行之自己丘甲是一丘出一甲一甸出四甲矣又使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晉地備齊也去歲公孫歸父如晉謀去三桓擾其見討故作丘甲以謀伐齊盟赤棘以止晉兵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夫襄仲之族遂逐其子歸父由奔齊成

公元年行父懼齊人問故問逐歸父之故於是作丘甲周制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共出車一乘甲士三人今五百七十六夫共出車一乘甲士三人今作丘甲是一丘出一甲一甸出四甲矣又使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晉地備齊也去歲公孫歸父如晉謀去三桓未返而宣公薨臧孫許為三桓去歸父之故而奔齊齊晉以汶陽田賂齊得立四年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言將亡矣君幼大喪而不能哀不能詩夫新敗于狄而不憂恤其何以堪之秋公至自晉欲叛晉而從楚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不可叛也國大臣齊故會師于扈而遽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楚若晉不振旅而歸楚必有釁晉公子則其能歸乎我平也役于大國者也故行父得以四告成事示後世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七年春吳伐郯郯成文子曰中國不振旅出曰治兵入曰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

說苑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爭貴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而事賢則不倂通而舉賢則忠于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懽之貴而禮賤則無所貳事無貳成公私之事不能兩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孀將復之周道也事復晉侯行父懼遂使宣伯如天之命也其失之周道也

弔者也夫言中國不相恣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文子饯之私言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衛風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二三既甚焉士之二三猶喪配耦而況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大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冬晉士燮范文子來聘言伐鄭以鄰事公賂之請緩師士燮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失信則無所禮無加貨事無貳成公私之事不能兩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周道也事復晉侯行父懼遂使宣伯如天之命也其失之周道也

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周道也

盟何爲讓與也夏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既歸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大雅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婦人夫死自稱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勞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卽十一年夏李文子如晉報聘報卻犨聘且涖盟也十六年晉伐鄭楚救鄭公將會晉於瑣澨魯邑宣伯通于穆姜成公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孟獻子將行成公會晉師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子公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指二公子謂成公曰汝不以爲可是皆可爲君也言欲廢公更立君公待於瑕瑳魯邑名申公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不及晉楚之戰期使孟獻子守於公宮秋會於沙隨謀伐鄭也宣伯絡卻犨音抽牛息聲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宣伯使告卻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莫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

金仁山曰季文子縱

襄仲殺嫡立庶于是瞷襄公之短斥莒僕之嘗以奪其權賂齊侯之會以固已任其後宣公患其專與公孫歸父謀去之宣公襲季文子惡歸父而假立庶之罪而逐之始終無非私意矣

茂獻子也而事晉茂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文子於苕丘苕音條晉地公還待於鄆使子叔聲伯名嬰請季孫於晉卻犨曰苟去仲孫茂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宮親魯甚于晉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茂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則夫二臣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齊楚亡而爲齊楚則還爲晉患雖治之亦何所及范文子謂欒武子欒書曰季孫于魯相二君宣公成公亥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聽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明罪之時成公未歸命國人逐出僑如而與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爲戒僑如奔齊十二月行父及晉卻犨盟於扈歸制公子偃偃與鉏俱爲穆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也召叔孫豹於齊而立之豹僑如弟也襄公二年夏齊姜薨襄公嫡母初穆姜使擇美檟梓屬以自爲槨檟音賈梓屬音燭槨音郭欲以送葬季文子取以葬齊姜君子曰非禮也爲齊姜成公母齊姜文子取檟齊姜所藏以葬齊非尊事君祖母之禮禮無所逆婦養姑皆也慱姑如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君長諸侯以成婦道莫大焉四年秋定姒薨慶成公母定姒作槨季孫欲爲定姒作槨季孫不欲止也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文子始無禮于檟姜五年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在阼階宰比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宣成襄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此三事者文子欲如此猶未然事

寓武子

寓武子名俞衛莊子之子初晉文公之爲太子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既而得國將伐曹假道於衛曹在衛東衛成公弗許成公二年晉師自河南濟侵曹遂伐衛無鐘

陳抱沖曰有道無道總是成公之時有道

在前論也　　皮曰侵有無道自失鐘皮曰伐取五鹿衛地晉侯齊侯盟於歃地成公請盟晉人弗許公欲與楚國國以前論非晦翁以有道屬文公無道屬成公誤矣　寗武子從大夫元咺奉公弟叔武入不欲出其君以說於晉公出居於襄牛衛地寗武子立叔武矣咺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以受盟使攝君事或訴元咺於公曰立叔武以受盟　命奉叔武以入守　不以殺子之故廢衛侯之命奉叔武以入衛守國　晉人復成公寗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衛地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　衛侯欲與楚國　人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公先期入　不信叔武故　衛侯欲速故先期而入國　寗武子先　武子患公之欲速故先期而入國　寗武子先　先入欲安諭國人　入公孫敖遇大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挽之殷而哭之歃大走出公使殺之元咺以叔武之死也出奔晉衛成公要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寗子不可曰鬼神非其

侯與元咺訟爭殺武叔事　寗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　公不勝殺士榮卅其祀祀部　何事相之不享于此　鍼莊子謂寗　前忠而免之執公歸于京師置諸深室　囚臺　寗武子職納豪飧焉　久矣非衛　前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之罪也不食爲已職素衣囊飧糜也　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衛公子適也　晉侯使醫衍酖　出左傳　可以問成王周王之命祀請改祀命　衛侯晉侯實怨衛侯欲殺而罪不及寗俞貜醫因治疾而加酖毒　衛侯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　寗俞不死曾僖公爲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穀雙玉曰穀魯本與衛同　爲之請王襄王也　王乃穆成公成公使貜　瑕母弟　且相　治厘　皆衛臣　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　五年公歸衛公再出而不失國皆武子之功也　出左傳　十二年公使寗武子聘于魯魯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答賦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行人掌賓客之官魯人怪對曰臣以爲肆業及之也　肆習也魯人失所賦武子佯不知言臣以樂工肆習樂歌自及此詩非爲宴臣而設也　晉語侯朝于王朝王而受正教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慊而獻其功敵猶當也慊恨怒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音盧弓矢千以覺報宴

愚則詩所謂亦維斯黃者也

形赤色蒼黑色覺明也 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魯人服之

按武子事皆在成公之時古者公族世爲大夫少死子繼寧武子莊子子成公初莊子會盟于向至三年武子始盟宛濮則武子未嘗事文公也朱註云成公之時誤也

論語讖云伯夷叔齊義遜讓意平

伯夷叔齊

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姓墨胎氏夷齊其謚也父孤竹君孤竹國名今永平府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皆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古者以木爲死者姓氏爲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忠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夷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採薇而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指武王易暴指紂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之山詳見史記伯夷傳

一云夷齊採薇于野有婦人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首陽山恐魂之餓故作五穀耳

王肅喪服要記五穀衆者莫若麻麥豆黍稷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餓死首陽山恐魂之餓故作五穀耳

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于孤竹曰西方有侯伯焉似將有道者盍往歸乎二人相謂曰吾聞文王已歿矣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于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輩同蘇血之以牲埋一於其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嘻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忠信著於治而無求焉樂與人爲正樂與治爲治龍蠖敬而不祈福也其於人也忠信著於治而無求焉樂與人爲正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爲之正與治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爲信因四內此其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遯

列士傳云夷齊之諫太公曰義士王欲以輕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為左相去之王摩子注難之遂不食

之以潔吾行二子比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有所

類林以為薇微不食有白鹿乳之

字子朝見韓詩外傳孤竹國名即孤竹比海之孤山是也太史公伯夷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而不知孤竹君有三子曰伯夷名允一名元字公信乃元子曰伯遼名遫乃中子曰叔齊名致字公遠一作智字公達乃嫡子或曰夷齊謚也略見春秋少陽篇伯遼見周景詠史詩註伯當作仲見吾衍閒居錄初欲立夷不可初薨夷齊偕棄去之北海之濱于是立憑或曰憑夷齊之弟一曰異母弟見烈士傳漢光和元年柳城岸壞遼字虞翻夢人曰子伯夷之弟孤竹君之子遼海見漂骨往視之有浮棺尸絳露冠者葬之宋元符三年封伯夷為清惠侯叔齊為仁惠侯而伯遼則無傳故世罕知之後晉吾氏辟難改為墨氏又改為怡氏故其後有怡覓從漢樅陽侯竹晏報怨不改姓加二作竺以存夷齊是也又齊太公之祖亦名伯夷留青日札

微生高

微生高魯人一名尾生高高嘗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來水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醯

食品酒醯酸味亦曰醋釀米糟為之也禽品中用之所以殺腥肉及其氣亦所尚書說命云若作和羹爾為鹽梅商世尚酸拍深蒲也七葅謂韭菁芥葵芹落箭也取梅于海菁音謙集名菖音沛又音戴大竹箭也至醃而周物齊葅有須醯而成者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葅醃物六十舊共后及世子之用浸廣以以釀菜而柔之者也周禮春官醢人掌共五齊音自五齊謂昌本脾析屋齊七葅五齊謂昌本脾析屋凡醢物以共祭祀之齊葅凡醢醬之醬齊葅賓客之禮共醢五十舊凡事共醢凡事非一事也浩異錄云醯為食總官

左丘明

左丘明楚左史倚相之後也左丘明受經於孔子故其傳春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體裁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春秋舊史遺文孔子未嘗更改則左氏略之不復作傳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爲傳本模春秋博物盡窮裒括古今表裏人事

而公報在七十子後親見其詳略不同也

○歆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

窺其所窮然後爲得也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春秋始于平王穆下訖于魯悼王則在春秋先無不備載以爲國語其文不主于經故號曰春秋外傳云趙師聖云魯侯欲以孔子爲司徒將召三桓議之乃謂左丘明左丘明曰孔丘其聖人歟夫聖人在政過者離位焉身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左丘明曰周人有好裘而愛珍幸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爲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羣言未卒狐相與逃于重丘之下羊相與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製一裘千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矣今君欲以孔丘爲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羔也於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召孔子爲司徒

薛方山曰余觀左丘明春秋內外傳始游夏之流非特諸子之倫也故賈逵王肅虞翻韋昭臧高其人治其章句追宋儒因韓子謂左氏浮誇柳子又謂其說多淫遂謂魯論所載丘明非傳春秋者于是析一人而二之至論其所謂浮淫乃石言于晉神降于莘之類不知有常必有怪亦陰陽之義也且事有傳疑春秋所謂以是爲浮淫而并疑夫子之所稱過矣鄭夾漈誌氏族亦主其說謂傳春秋者左姓丘明名其在魯論者則居于左丘以地爲氏者也至考其誌詳載氏族終無左丘氏不亦自相矛盾乎及觀楚紀何子元巡撫雲南時有石言于復河蒋于神蟒飛石裂滇人至今能言之焉可誣也○滇地在雲南府城南一名昆明池一名滇南澤

裘

說文云上衣毛皮云裘皮毳裘乃道象也

秋獻民裘裘之美者王者所以服故以申秋獻之王乃行羽物以羽爲之物行賜羣臣季秋獻功裘功裘致人功爲之賞

周禮天官司裘掌爲大裘中

黃帝出軍天大所服故以以待須賜以須賜于羣臣又云司裘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決云帝伐季秋敵之也出尤未克合璧事受西王母類云遺道人服并玄狐之裘以待授帝然則是時已有裘之名矣裘皮衣亦曰裘古者有大裘有黼裘有良裘有功裘又有褻裘大裘黑羔裘爲之示質也黼裘以狐白雜爲黼文爲之良裘以烏獸毳毛而爲之功裘以狐青麑虎狼大羊等皮爲之大裘天子祭上帝之服也黼裘國君誓獵田之服也良裘用功最善惟王之服也功裘用功微粗卿大夫士之服也拾遺記云周昭王以青鳳之毛爲二裘一曰燠質二曰暄肌常以禦寒

十室

金仁山曰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二畝半之宅在田二畝半之宅在邑凡三十二家十室之邑甚言其小不滿三十二家也

雍也

南面

馮夢龍曰人君聽治之位必體天地陰陽之向背南面嚮明也

明堂位　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　職官分紀紫宸殿者所以名黼扆蓋其圖畫萬國朝諸侯大君致敬之所禮記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南面曰朝易係辭云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　郊特牲云君子南向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聽義云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

子桑伯子

離騷云桑扈贏行逸曰桑扈隱士也

子桑伯子即子桑戶魯人也樂正子輿與子桑友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子輿

衰敝祖故
夷也

人曰子之歌何故若是曰吾思天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窘哉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
命也夫　孔子問子桑曰吾再逐于魯伐樹於宋削迹于衛窮於齊楚圍於陳
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疎徒友益散何與子桑曰子獨不聞假人國之亡
與亡命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施德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
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
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
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
以絶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然哉　俱出莊子
劉向說苑云孔子見子桑伯子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何爲見此人乎
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悅曰何爲見孔
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繁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無
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

子桑死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弔焉

粟

說文　粟嘉穀實也粟之爲言續也汀東人呼粟爲粢　春秋說題辭曰粟五變生爲苗禀受五行氣而成故五變乃成可食春秋
尚書緯藏云剥艮人得其玉小人得其粟　秀爲禾三變而登謂之粟四變曰米五變而蒸飯可食　白帖云東夷
佐助期云粟神名許給姓天慶　淮南子云蒼頡作書而天雨粟　杜陽編云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蚕繅桑絲滿篋得之不以道用
流鬼粟似黍而小
之橫

釜　庾　秉

左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　村注四豆爲區區十六升
四區爲釜釜　左傳疏杜據儀禮公文故以庾爲十六斗五升庾凡八千斛　考工記陶
六十四升

人爲庾實二而成觳則觳受斗二升庾實二觳則受二斗四升也彼陶人所作庾自瓦器今甕之類非量器也與此名同而實異。

禮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音叟十籔曰秉。鄭注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以爲籔者今文籔爲庾。

原思

弟子解云原憲字子思宋人也一曰魯人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桷桑而守節貧而無穢以桑木爲桷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相衛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着紺衣于內素衣于外則以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鄉黨

周禮大司徒云五家爲比令六鄉之民各五家爲一比使之相保保猶任也居相親近則易相督察云鄉之爲言向也嚮所向也里閭二十五家使之相受居同門閭可相容納四閭爲族二百言向也嚮所向也里閭五家使之相救有災寇足以相救五百家使之相葬族相聚則財力足以相助五族爲黨黨也嚮所止之爲言止也衆所止也五黨爲州二千五百家使之相賙有難厄足以相濟五州爲鄉萬二千五百家使之相賓賢能相與賓而興之

黨 隣里鄉已見前

大司徒云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

仲弓

冉雍字仲弓家語云伯牛之族弟子行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見惡云不怒之意

牛

說文云　牛赤色曰牲。又曰犖。黃牛黑脣曰犗。黃牛虎文曰狪。音奎白脊牛曰犡。音芳又曰犡。音賴純色牛曰犧。雜色牛曰犉。黑眼曰眴。音絢牝牛曰特。牲牛曰特。又曰牸。又曰牝。又曰犆。水牛曰犘。牛曰牭。音庞黑眼曰眴。音絢牝牛曰特。牲牛曰特。又曰牸。又曰牝。又曰犆。水牛曰犘。牛曰牭。音庞黑眼曰眴。音絢牝牛曰特。牲牛曰特。又曰牸。又曰牝。又曰犆。水牛曰犘。

尚書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二。

詩魯頌云皇祖后稷享以騂犧

牛曰牝。牛子曰犢。又云牛爲大物。天地之數起于牽牛　齊戚相牛經云牛

胡壺去角近行駿。桓譚新論曰夫畜生賤也。然有尤善者皆見記識故馬

稱驊騮騄駬。騵牛舉鄂椒丁櫟。

騂角

禮檀弓云　夏后氏尚黑。牲用玄。禹以治水得天下。尚水色。殷人尚白。牲用白。湯以征伐得天下。故尚金之色。用人尚赤。牲用騂。周之尚赤。取火之勝金也。文明堂位云。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如繭如栗。犢也。宗廟之牛。角握。長不出角。宜客之牛。角尺。一尺取其肥大。周

禮牧人掌六牲　祀郊廟用騂牲。陰祀。地社用黝牲。望祀。嶽瀆各以其方之色。外祭表。毀事候。禬用尨。

也。

山川

王制云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地者。周禮大宗伯祭山川之儀。其瑞用璋。邸。其服用毳。冕。其樂奏雞。寘。歌函鍾。舞大夏。其幽。亡用蜃。其牲毋用牝。

閔子騫

閔損字子騫。魯人。初喪母。所若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父知之。父令損御車。體寒失靭。父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遂止。其後母亦改悔。待三子如一。閔損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兼葭之中。八

閔子傳子騫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

孔子曰閔子騫肥子騫肥子閔曰何肥也子騫曰吾出見其車馬則欲之入聞先王之言則又欲之兩心相與戰令先王之言勝故肥

於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任斷也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浸深又新二三子之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之入聞先王之言則又欲之兩心相與戰令先王之言勝故肥視如壇土矣是以有勿豢之色惟是不仕大夫不食汚君之祿季氏召爲費宰弗往及居親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弦彈也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家語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夫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馬極千里善御民者一其德法故令不煩而天下治

費

費本姬姓之國文武之後伯爵也會子居鄫諫鄫君十事所稱鄫惠公是也

費宰閔子騫爲季氏使子路治之成又使子羔治之九月無功故使閔子

費三月無左傳魯僖公以費賜季友蓋魯哀季氏取鄫爲私邑故去邑爲費　襄公七年季孫宿城費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主役徒者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公室而季氏始強後南氏以費叛公山弗擾亦爲費宰又與叔孫輒率費襲魯公入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遂墮費

費爲魯東鄙之邑在顓臾初田之間而界于鄆莒魯之要地也在今兗州府沂州費縣

汝

水經汝水出縣西南流又言句入萊蕪谷夾路連山百數里水隍多行石澗中出草藥饒松栢栝蘗綿蒙崖壁相望或傾岑阻徑或迴巖絕谷清風鳴條山壑俱響凌高降深兼懍慄之懼危溪絕徑過懸度之艱未出谷十餘里有別谷在

地理志云汶水出太山萊蕪西南入濟在濟南鲁北今青州府沂水縣西北七十里有閔公山世傳閔子避召處

孤山谷有清泉上數丈有石穴二口容人行入穴丈餘高九尺許廣四五丈山萊蕪西南入濟在濟南鲁北今青州府沂水縣西北七十里有閔公山世傳閔子避召處言是昔人居山之處薪爨煙墨猶存谷中林木緻密行人鮮有能至者矣又有少許山田引灌之蹤尚存出谷有平丘面山傍水土人悉以種麥云此丘不宜殖穆黍而宜麥齊人相承以墟之意謂麥丘所栖愚公谷也何其深流幽翳可以託業怡生如此也地理攷曹氏曰汶水許氏以為出琅琊朱虛縣東泰山東至安丘入濰桑丘以為出泰山萊蕪縣原由西南入濟本義以為汶在濟南魯北蓋入濟乃青州之汶入濰乃青州之汶也曾氏曰汶水有二出萊蕪縣原山北又東北入濰者青州之汶也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泰山大明一統志汶水三源一自太山旁仙臺嶺一自萊蕪原山一自萊蕪寨子村云蓁合為一自墜汶與徂徠音來小汶河合入濟水經五汶北汶蠶汶紫汶浯音吾汶洋音牟汶音同

冉伯牛

自虎通云冉耕字伯牛魯人以德行稱門子曰仲尼之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言正行而禮惡疾

有禮不習子游仁辭不辨宰我侍立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子曰吾以六子自厲也孔子為司寇以冉耕為中都宰當從厄於陳蔡之間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後以不及門追思之

牖

禮喪大疾病外內皆埽以賓客將侯君大夫徹縣音玄徹去樂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病者難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則暫移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視之

按儀禮宮廟圖無北牖而西北隅謂之屋漏以天光漏入而得名或者北牖指此乎

金仁山曰牖字誤當作墉墉牆也古人室北牆上起柱為壁壁間西北角有小圓窓名謂屋屋漏然無北牖之名

士冠禮曰櫛音節實於簞疏鄭注曲禮圓曰簞方曰笥音嗣與簞方圓有異而共

爲一物舉其類也 禮書曰簞笥飯器也然書曰衣裳在笥則笥亦盛衣矣

瓢

本草云瓠之小者曰瓢瓢取諸漂 詩曰酌之用匏正義曰匏是自然之物故毛傳以爲瓠且質已 韓愈詩舉瓢酌大槩 莊子五石之匏 東坡赤壁賦舉瓢尊以相屬

卷

詩傳云卷里塗也正義毛 自侯我乎巷謂待我於門衢知巷是里內之塗道也

莊子云子貢適衛中紲而表素軒車不容卷

儒

言爲云能說諸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

家語儒行解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 而以資鄰國難以言

智也請以車幣迎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自作階

上書奏請者爲受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逾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

孔子賓階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丘未知其爲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略數之則不可終其物悉數之乃留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淫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人之名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哀公既得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沒吾世弗敢復以儒爲戲 莊子見魯哀公曰魯多儒無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綏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曰

子云云君子儒者通儒也小人儒者拘儒也

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中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武城

左傳疏楚之武城在南陽宛縣北也魯之武城在泰山南武城縣也有澹臺子羽家 隋圖云 夏禹之代孫芒封公子武於此建國今武城北十里有故城 病逸

漫記子游武城今兗州府嘉祥縣魯之西郊狩而獲麟之地 按武城有南北北武城屬東昌府南武城即今嘉祥縣觀南武山澹臺河俱在嘉祥 則嘉祥為南武城明矣

澹臺滅明

澹臺滅明字子羽 魯武城人狀貌甚醜夫子以為材薄既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未 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設取千金就名施乎諸侯

弟子解云子羽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

孔子之望然其為人公正無私以取子夫就然諸侯名仕魯為卿大夫子貢曰賞之不喜賤之不怒為私于民兼于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

侯夫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澹臺滅明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辨孔子曰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 獨處弗可廢矣

博物志云滅明齋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蛟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乃左操璧右操劍斬蛟蛟死波休乃投璧於河三投輒躍出子羽乃毀之而去示無貪意又曰子羽子臯死於江弟子欲收葬之子羽曰螻蟻何親魚鼈何仇遂不收葬

飲射讀法註

胡氏曰飲謂鄉飲酒周禮卿大夫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習行鄉飲酒禮射謂鄉射周禮卿大夫以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禮讀法則州長於正

月之吉當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於閭胥於既比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為邑宰者亦然也

孟之反

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冉求曰齊師在清心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二子季孫守二子孟孫叔孫從公卿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若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二子季孫師師皆城之反名側孟氏族

右季孫曰須也勿有子曰能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

再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五日乃從

檀弓公叔不欲禹入遇負戰也公叔務入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

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

是謂我不成丈夫也言不欲戰退而覓稟孟孺子洩師右師顏羽御洩為右冉求

人物志曰矜功伐能好以陵下是以名前者人害之

有功者毀之毀敗者人幸之

師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勿有子曰能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

再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五日乃從

檀弓公叔不欲禹入遇負戰也公叔務入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

枝千堅者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

是謂我不成丈夫也言不欲戰退而覓稟孟孺子洩師右師顏羽御洩為右冉求

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

涉泗孟之反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

曰誰不如曰然前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左師能獲齊之

甲首而不與右師同奔蓋武城三百皆冉求所自選矣與其鄰師而季氏所益之七千者乃精兵也齊人不能師肖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

三季孫弗許

按清之戰用矛而入三刻而踰者皆季氏也邀而覓乘五日始從者皆孟氏也之反孟氏之族子弟也其心以為魯之喪亂始于季之專而孟之陵效策馬之言若不欲自同于季而分謗于族者惟恐效自專者之先且誰之不如而委其利器以授齊難固自作而負其餘息以受賞因敗為功豈識者之所

樂居哉不伐之深心如此

殿

杜預註曰殿鎮也

左傳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疏云殿在軍後前曰啟後曰殿者按司馬法謀師篇云夫前驅啟乘車大震殿車屬焉大震即大殿也左襄公十八年晉師諸侯圍齊師於平陰齊師遁連大車以塞隧而殿又二十三年左傳曰齊侯伐衛大殿詩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是殿在軍後前曰啟也

釋名曰門捫也在外爲人所捫模也

門

說文門從二戶象形也門上環飾謂之鋪亘又云楚人名門曰閶闔　又云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侶也二十五家相羣侶也閭也門昏也門當昏閒故曰閭即守門隸也閭門也汝南平輿里門曰閶閶里市門也門南垣也閶

市外門也閭里外門也　李尤云門之爲宅表會納善閉邪擊柝防害

策

說文鞭所以驅馳者也古用竹以爲之後世代之以杖故或謂之策蓋策之以音箠馬

祝

周禮云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策祝凡大禮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　小祝掌卜祭示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災兵遠辜疾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執邦國之劑信　左晏子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怠甚祝史薦信無愧心矣

五祝各有所掌

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奉祀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焉君肆行非度無所還忌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

子魚談吐丰采儘有立朝氣節宜夫子許

祝鮀

祝鮀字子魚衛之大祝也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一曰順祝年祝吉祝瑞祝化祝策祝以事鬼神祈福祥也衛靈公二十九年同劉文公會諸侯于召陵地謀伐楚衛大夫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公曰善乃使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舊職謂大祝也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言又使供他職是且夫祝乃社稷之常隸也隸賤社臣也社稷不動祝不出境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境師出先有事祓禡于社謂之宜社因殺牲以血塗鼓鼙爲釁鼓則祝奉社主以從于是乎出境若嘉好之事會謂朝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爲祝者無從行之制公曰行也及卓鼬音宿善啖鼠鄭將盟將長蔡於衛欲令蔡先衛歃衛侯使鮀私問于長弘曰周大夫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正也於周爲睦親厚也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之車也交龍爲旂夏后氏之璜半璧曰璜封父之繁弱古諸侯名殷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即就也使六族就周受周公之法制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祝宗卜史九四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即曲阜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旌大呂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取有閻之土以共王

楚叔三叔也整比有據
此言尚德故有分物
其治宗廟

職有閻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故令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相土東都取其土地之人以供王室之職賞衛所受湯沐邑取其所入以助祭泰山眴季授土眴季周公弟為周司徒會王東巡狩則以助祭泰山也陶叔授民陶叔為周司徒使授康叔以人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即朝歌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唐叔晉之祖關鞏音拱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五正五官之長也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即太原晉陽啟以夏正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周公康叔成王叔父唐叔康王叔父故曰皆叔而有此言尚德故不尚年

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啟商恭音忌毒也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放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叔之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名蔡仲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言康叔之明德如此蔡叔之悖德如彼何可使蔡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眴季為司空五叔管叔鮮成叔武霍叔無忌皆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叔振鐸文王晉武之穆也唐叔武處毛叔聃周公異母王子

曹為伯何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會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

衛侯鄭捷從晉侯齊侯盟于踐土

衛侯鄭捷從晉侯齊侯盟于踐土

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貴載書云王若曰時王子虎盟諸侯故稱王命晉重文公魯申僖公衛武叔蔡申午莊公侯鄭捷文公齊潘昭公宋王臣成公莒期茲平公也齊序鄭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也藏在周廟可覆視也吾子欲覆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長弘悅告劉子與范獻子范鞅謀之乃長衛侯于盟全篇出左傳

宋朝

宋朝宋公子有美色仕衛為大夫有寵於靈公通於靈公嫡毋襄夫人宣姜及其夫人南子懼遂與靈公如死鳥衛地名靈公既入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求子豕也得牡則定以喻南子盍歸吾艾豭艾老也豭牡豕也以喻宋朝太子羞之謂戲

而善往者
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
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荆賸將殺余余執其手以登臺太子
奔宋已而之晉先是公叔戍將逐宋朝南子愬諸靈公曰戍將為亂矣公逐戍
奔魯出左傳

戶

釋名戶護也所以謹閉塞也爾雅云
篆曰扇或謂雙曰闔闔門也單曰扇扇別也

壽

洪範一曰壽二曰富五曰考終命說文云考老也曲禮六十曰耆指使也
云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莊子曰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
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又云黃帝
問道于廣成子廣成子曰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故千二百
歲而形未嘗衰人無窮之鄉游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抱朴子
曰人中有老彭猶木中之有松柏莊子曰彭祖堯臣經虞夏商壽七百歲通典
云比極永無窮南山何足擬稽康論養門比壽王喬爭年唐白居易宴集皆高年人慕
之繪為九老圖

齊

營丘今山東青州濟南二府

齊地虛危之分埜也東有甾音菑川東萊郡琅琊密縣東南有泰山
而報政周理志云
公曰何遲也周書嘗麥其君臣祖從其俗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
尚功周公
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渤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
也太公以齊地負海煑鳥鹵少五穀而人民寡通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
人物輻輳後十五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
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氷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

曰後世必有篡弒之民。

遂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濶達而足智其失奢侈朋黨言與行謬虛詐不情急之不離散緩之則放縱始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痡乎道民之道可不愼哉昔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弒之臣

接齊二十八傳至康公田和篡國呂齊亡

接齊姜姓侯爵出自炎帝裔孫伯夷爲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氏曰呂謂之呂侯其國在南陽宛縣之西商末太公呂望起漁釣爲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文武定天下以功封營丘爲齊侯得征五侯九伯其後桓公小白能相管仲爲五霸長天下賴之自僖公祓父之九年魯隱公立至簡公四年西狩獲麟其後三君一百單二年康公卒呂氏絶其祀田氏卒有齊國

魯 今爲山東曲阜縣

前漢書地理志云魯地奎婁之分野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睢陵僮狄慮皆魯分也周興以少皞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濮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易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孔子閔王道將廢遍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耻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賢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寖弱矣

按魯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第四子周公旦佐文武成王有大勳勞于天下成王命爲太宰食邑扶風雍縣東北之周城號宰周公留相天子主自陝以東諸侯乃封其長子伯禽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分以寶玉大弓而俾侯于魯以輔周室伯禽父爲魯公傳考公酋考公犀侯熙公幽公魴公煬公伯御孝公濞公熙公敖公彄公宋公緡公賜公申公弗皇惠公生隱公息姑隱公之元年當平王四十有九年而爲春秋其後二百四十有二年是哀公將之十四年西狩獲麟而下九君二百三十三年而頃公讎爲楚考烈王所滅

魯國二十左傳自伯禽十一傳至隱公哀公後九傳至頃公爲楚考烈王所滅

周禮考工記云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

上論雍也

觚上員象天下方象地瓦瓶杯方角者皆曰觚

三爵則一斗矣。爵一升觚三升。合二升曰爵。合璧事類云。注　禮器　瓦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

馮厚齋曰。觚酒器物之有稜者也木簡之觚令文從瓜

飲必有器其來尚矣鴻荒之世鑿池為樽杯而飲之自是而降樽罍戩穀等之器不一或以玉或以金或以鏤音休或以雕鳥獸之形或倣雲雷之象觚圖有別大小有制備矣演繁露云觚者制木為之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學者之牘也

高觚好　班固兩都賦曰。湜建章而外廣設璧門之鳳闕上稜觚而棲金爵金爵者金為鳳凰也建章宮之外闕其上立有稜之觚觚上立金鑄之鳳凰闕也　玉海　今俗稱小兒學書簡為觚云

朱子曰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似如今

木觚章蓋古之遺語也楊升菴云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爵也博古圖或其制云觚口容二爵足容三爵韓詩外傳所謂三升曰觚是也腹之四稜削之可以為圓故史記云破觚而為圜也足之四稜漢宮鳳闕效之以為角文選云上稜觚而栖金雀也下為四象禮所謂象觚也此所云觚皆酒器也後世以木簡謂之觚陸士衡文賦云或操觚而率爾是也孔子所嘆之觚

花瓶中間有八角者木簡似蓋方而六面即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

說文云八家為井象構幹形

續漢志夏至日浚井取水

則酒器而非木簡也何以知其然以觚為簡起於秦漢以後孔子未嘗見之也又取其盥頩之安穩焉春秋之世蓋已有破觚為圜者矣徒取其利于工之易鑄而不知失其象使于人之易持而不計其頩之危也孔子於獻酬之際見而嘆之其事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焚詩書尚法律之漸矣與春秋大復古而誅絕法同一旨歟

井

淮南子云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樓昆侖。釋名云。井清也泉之清潔者也易傳云　井通也物所通用也　墨子云二合其一井　風俗通云井者法也節也言法制居人令節其飲食無窮竭也井有天井。地陷曰坎井。火井。臨邛縣長安東七萬里有雲山山頭有井雲從井中而出　風井。金井。鹽井。氷井。浪井。粉井。雲母井。藻井。一名方

井腐井甘井沸井軍井家井　初學記云久不滌音脣滌爲井泥不停汚口井滌滌井
周書黃帝始穿井　曰浚井水清曰洌井楚音皺聚博音補脩井也　李尤銘曰多取不損少取不盈就
白澤圖井魅曰吹鬛女子　憲若斯何有推傾江逌賦云惟大朴之既判分聖人務以表靈演八卦以及用
分運五材以贊生鑽丹暉于金石分引黃泉乎杳冥異下木而鼎立分木土水而井成　柳宗元祭井文惟神蓄是玄德以爲人用不窮之養功齊乳滙惟昔
也石今則順道發自玄冥成于富媼音襖充長厥靈不愛其寶呂覽云宋丁氏無井常一人溉汲于外及自穿井得一人傳之者聞于宋
君召問其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于井中也

南子

列女傳衛二亂女者南子及衛伯姬姬也伯姬姬嗣聩之所與孔氏之壻亟大淫二女爲亂五世至桓公而後定

南子宋女衛靈公之夫人也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夫人曰此必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君子不爲昭昭伸節不爲冥冥墮行吾聞蘧伯玉君子也以是知之公問之果伯玉也出列女傳孔子至衛主蘧伯玉家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孔氏之壻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絺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出史記　孔子所見南子必魯之南蒯也當時佛肸以中牟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悅南蒯以費畔召子往子路亦不悅時昭公十四年南蒯之弟齊也侍飲于景公公曰畔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南蒯欲弱季氏而强魯此夫子所以見之與佛肸事不類而同故知其非見衛之南子而見魯之南子昭昭矣

見小君之禮註

春莊公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哀姜齊女公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莊公宗婦同贄俱見欲奢詮夫人故使大夫宗婦見晏嬰傳

註所不與崔慶者之類

述而

老彭

老彭卽彭祖號武夷君善于補導之術服水桂雲母粉麋角散常有少容然性沉終不自言有道亦不作詭惑變化鬼神之事由堯及夏殷歷三代精神不至衰邁窈然無爲人集其術爲彭祖經又云老彭者商賢大夫也姓錢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仲子陸終氏娶鬼方國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左右脇而出六人其三曰老彭顓頊髮鄒屠氏女生卷早卷早妻曰女嬌生黎及卽黎與女清孕而不育三年啟其左脇三人出焉其第三者曰老彭封于韓大彭之墟卽彭城也彭城卽今徐州

王輔嗣楊中立皆以老彭爲老聃三教論云五千文容成所說老爲尹談述而不作則老彭之爲老子

仕商爲守藏吏在周爲柱下史

至殷之末年七百有餘歲而不衰故曰老彭云少好恬靜唯以養神治生爲事及爲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好觀覽方籍以政教大夫以官教士以技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綏以德行不任以言見呂氏春秋

俗以素女術出于綺鏗故列仙傳經云上士別牀中士異被服藥百顆不如獨臥後人集其採納之術號彭祖經是鏗之採納以存眞葆衞爲先務而世之論大相反所謂喪西十九妻五十四子特欲形容八百歲之壽且久耳漢藝文志有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且謂聖王制外樂不禁內情爲之節文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陷命卽此類也

晉衞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對日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卽樂云因也未嘗夢乘入鼠穴捶破鉄杵皆無想無因故也衞

夢

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言夢之所至夏后氏作焉二曰觭夢玄奇爲觭亦言夢之所得殷人作焉三曰咸陟咸皆也陟之爲得也言夢之皆得周人作焉

周禮春官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安靜而夢二曰噩愕同夢驚愕而夢三曰思夢平時所思而夢四曰寤夢覺時所接而夢五曰喜夢喜悅而夢六曰懼夢恐懼而夢

潛夫論曰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性在昔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夢帝與己命爾子虞而與之唐及生手掌曰虞因以爲名成王滅唐遂以封之此謂直應之夢也詩云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衆惟魚矣實

思固經日不得遂成病樂間故命駕爲訪析之適卽少差樂噗曰此見胸中必無喜有之疾

惟夢在旃惟旗矣室家蓁蓁此謂象類之夢也孔子曰思周公之德夜卽夢之此謂意精之夢也人有所思卽夢其事此謂記想之夢也今事貴人夢之卽爲祥賤人夢之卽爲妖君子夢之卽爲榮小人夢之卽爲辱此謂人位之夢也晉文公子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己而鑑其腦是大惡也及戰乃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陰雨之夢使人厭迷陽旱之夢使人亂離大寒之夢使人怨惡大風之夢使人飄飛此謂感氣之夢也春夢殺生夏夢高明秋冬夢蟄藏此謂應時之夢也陰病夢寒陽病夢熱百病之夢或散或集此謂疾病之夢也人之情性好惡不同或以此吉或以此凶此謂性情之夢也凡此十者占夢之大略也　列子曰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炳陰陽俱壯則夢生殺　林休逸註以此而言可見夢自吾心而出

藝

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故書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

禮以制中樂以道和射以觀德御以正驅書以見心畫數以盡物變

周禮大司徒鄭注禮五禮之義繇公卿大夫歌之樂舞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　又按保氏職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按彼注云五禮者玄謂吉凶賓軍嘉六樂者玄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五射者先鄭云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五御者先鄭云鳴和鸞逐水曲過軍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者先鄭云象形會意轉註處事假借諧聲九數者先鄭云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嬴不足旁要此九章之術是也云白矢者矢在侯而貫侯過見其鏃而去謂之白矢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二矢連續而去襄尺者一尺而退云井儀者四矢無虛貫侯如井之容儀也○云五御者馭車有五種云鳴和鸞者和在衡鸞在鑣詩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之鄭依此而言云逐水曲者無正文先鄭以意而言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云過君表者謂若王車驅而入擊則不得入是其過君表也云舞交衢者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于舞節云逐禽左者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人君自左射故毛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鵰爲上殺又禮記云佐

明五射

籥舞笙

明六書

車止則百姓田獵是也○云六書象形之等皆依許氏說文云象形者日月之類是也象日月形體而爲之云會意者武信之類是也人言爲信止戈爲武會合人意故云會意也云轉註者老之類是也老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各有其處故名轉註云處事者上下之類是也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故名處事也云假借者令長之類是也一字兩用故名假借也六曰云諧聲者即形聲一也江河之類是也皆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但書有六曰形聲實多若江河之類是左形右聲鳩鴿之類是右形左聲草藻之類是上形下聲婆娑之類是上聲下形闌閽衛御之類是外聲內形此聲形之等有六也○云九數者方田以下皆依九章算術而言云今有重差夕桀勾股也者此漢法增之馬氏註以爲今有重差夕桀亦是算術之名與鄭異按今九章以勾股替旁要則旁要勾股之類也

明九數

束脩

子與謂南宮敬叔曰記禮疏童子委摯而退者童子見先生或尋朋友既未成人不敢與主人抗禮但孔子生于衰周其文德者矣然所教誨束脩以上三千餘人或莫委其摯於地而自退避其摯乘馬束脩也故論語云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是謂童子也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壺修一案爲束脩之禮開元禮載皇子束脩束帛一篚五疋酒一壺二斗脩一案二腚謂皇子服者天將與之素王乎

學生之服至國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執篚者以篚授皇子皇子跪奠篚再拜搏土答再拜皇子還避遂進跪取篚博士受幣皇子拜訖乃出州縣學生亦然 楹記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大夫無私交束脩斷微不以 少儀其以乘壺酒束脩一大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皇者曰賜曰 鄉飲酒禮記束脩之問不行竟中 稽中散集云全束脩無詬之稱又云不須行小人之先已 筆乘蓋言自行束帶脩飾之禮然矣然杜預晉書虞喜曰束脩自立君何忽忽相謂降耶此可證監德皓首不倦 晉書孫奭示兒編云觀鄭玄註論語束刻趣不行束脩未嘗有所教誨此即程門諸先生之說也要之二說皆通

謂年十五以上也後漢杜詩薦侯霸曰自行束脩訖無毀玷注云謂年十五以上然以經意詳之初非此意聖人設教雖瓦鄉闕童子所不拒長少何擇焉惟延篤傳吾自束脩以來爲人吾亦不啻于不忘爲人子不啻于不孝注云謂束

按如桑弘羊以脩治爲義如禮弓少儀穀梁直作爲脩脯矣

帶修飾此說稍通然以脩爲修飾則是以束爲束帶則非不若以檢束脩飾爲正如鄭均傳曰均束脩安貧太守劉般束脩至行皆同一意方性夫解禮記束脩之間以爲與論語名同而實異其說謂約治其身則無不誨之直得所謂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之意

孰贊爲禮詘

曲禮凡摯曾同天子鬯釀柜黍爲酒蓀香條暢于上下天諸侯圭命圭卿羔羣不失類云大夫鴈知時而飛士雉有守介有行列庶人之摯匹音木鶩也童子委摯而退奠于地不敢與成人爲禮也婦人之摯棋音榧棗栗腶脩擩石李也橐似栗而小脯肉也

哭

淮南子曰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著也故哭之發于口流之出于目此皆憤于中而形于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泗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　說林楊子見云史記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殷民皆流涕

三軍

白虎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　禮書云周官大司馬主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蓋天子六軍而將之以六卿大國三軍而將之以三卿周三等之國以地言之公侯百里大國也伯七十里次國也子男五十里小國也然軍之多寡係地之廣狹而公侯之田皆百里則皆三軍矣曾子周爲侯而地方百里

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三軍則三萬七千五百人

穀梁傳曰天子有六

軍者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

頌稱公徒三萬此大國三軍之數也春秋襄十一年作三軍昭五年舍中軍則三軍前軍後軍中軍

之三軍蓋譽變于僖公之後至襄而復作至昭而又舍也魯於春秋之時尊事齊楚爲不暇則其國次國而已不宜復作三軍作三軍非正也故春秋書作以譏之及舍中軍以起于禮又書以並之公羊曰舍中軍復古也穀梁曰復正也其說是也鉄穀梁言天子六師諸侯一軍啖氏云言天子六軍大國三之一小國半大國其制于周禮不合是臆說耳春秋之時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莊十六年其後晉作三行以增上中下而當六軍則世衰禮廢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不足怪也

暴虎馮河

書曰如涉虎尾如履春氷易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禮記云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徑登舟而不涉水也

鞭

鞭策箠皆馬撾之名說文所謂驅馳者也古者用箠以朴罪人亦以驅馬故其文從箠書曰鞭作官刑此則施于民也左傳曰左執鞭弭又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此則施于馬也其後以竹代箠故策箠二文又並從竹蓋因驅策箠擊之義立名也

史記列傳假令晏子而在子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

執鞭

周禮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　疏序官云條狼氏下士故云執鞭賤職也

齊

禮記三月齊七日戒三日齊慤之至也　禮統曰祭及時將祭君子乃齋齋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　祭祀之大事非有恭敬也祭祀之恭敬

禮記又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

其樂語出其志意又思其所樂

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

則不齋不齋則于物無防也物自外入嗜欲無止也嗜欲由中及其將齋也防故曰防　故曰止　及其將齋也嗜欲無止故曰止此言齋也其不聽樂則敢故記曰齋者不樂言不敢

其邪物以其嗜欲前言止而此言齋者止之而後齋也

故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于道手足不苟慮必依于禮不苟慮不苟動皆所謂防也是故君子之齋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精則不爲物所貳明則不爲物所蔽

故散齋七日以定之定于外

齋三日以齋之齋其內定之之謂齋齋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唐禮樂志凡祭祀之節有六一曰齋戒其別有三曰散齋曰致齋曰清齋大祀散齋四日致齋三日中祀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小祀散齋二日致齋一日

戰

六韜曰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將將者先王之所重

左傳皆陳曰戰疏戰者其闘之辭彼此成列樽無所施故爲各得其所成敗決于志力者也　司馬法曰凡戰敬則慊　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

禮處之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禮記孔子曰吾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武經武王問太公曰合三軍之衆欲令士卒服習教戰之道奈何太公曰凡領三軍必有金鼓之節所以整齊士衆者也將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變法故教吏士使一人學戰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學戰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學戰教成合之萬人萬人學戰教成合之三軍之衆大戰之法教成合之百萬之衆故能成其大兵立威于天下武王曰善哉　孫子十三篇曰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古之所謂善戰者勝于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忒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

司馬法云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好戰必危

兵不雨禮處之勝亦不雨

敗兵出塗境不出十日不有亡國必有被軍殺將

疾

史記扁鵲見齊桓侯太論篇云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沉浮于生長之門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從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將深後五日復曰君有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曰甚矣醫之有利也欲使治無疾以爲功後五日望見桓侯退走使人問之醫曰疾居腠理湯熨能及之疾在血脉鍼灸能及之在腸胃酒醪能及之今在骨髓不能爲也後五日桓侯果卒

論語鄉黨篇孔子至齊鄰門之外遇嬰兒挈壺方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趨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而聞韶樂之三月不知肉味

開韶

漢書云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厲之後韶樂存焉○路史云陳宣公殺其太子御寇而敬仲奔齊致陳樂焉敬仲亡公子豈能以韶樂奔齊哉古者天子賜諸侯樂安知非周王賜太公也魯亦有韶箭孔子不聞于魯者是時孔子年三十五魯亂適齊偶聞之也薛氏鞏云季札聘魯請觀周樂魯有韶樂舊矣齊景公二十一年晏子適齊夫子亦是年適齊齊有韶其自孽始矣

肉

說文云雜肉也臛清肉也臐宗廟熟肉也

爾雅釋名云熟肉有骨者曰胾大臠曰敦

穀梁傳曰脹者俎實祭肉也生曰脹熟曰燔

曲禮注曰肉帶骨曰胾純肉曰敦

衛君

主機云攷左之春秋晉傳宋朝通于靈公夫人南子太子蒯聵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求子猪喻衛世子蒯聵出奔宋于盍歸吾艾豭牡豕也喻宋朝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罪靈公也乃殺之速語諸乃朝夫人夫人見其色啼而走何罪乎靈公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後靈公遊于郊子南公子郢也僕公曰之龍南子而危國本也晉趙鞅帥師納世子蒯聵于戚罪蒯聵也何罪乎蒯聵罪蒯聵之不道而衛人不之受也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

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孤卿特揖大夫旅揖士旁三揖在下君命戚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于他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趙簡子欲入蒯聵衛人問之發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入宿而保孔文子問兵于仲尼仲尼不對反魯初孔文子取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文子卒通于內太子在戚孔姊使之焉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服

圍戚罪輒也何罪乎輒罪輒之不兵兵艾也係之世子者靈公未嘗有廢立之命不知義也先國夏而次曼姑帥師

入蒙衣而乘遂入適伯姬氏既食伯姬使文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猶從之迫悝于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孔氏之老欒寧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奉出公輒奔魯孔悝竟立蒯聵是爲莊公公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稱世子深罪輒也蒯聵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曼姑爲子圖父故使齊爲兵首蓋蒯聵在衛而齊偕之也　十七年晉伐衛衛人出莊公晉立公孫般師襄公之孫十二月齊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之子般師以歸　十八年衛逐起輒自齊復歸　當蒯聵之亂子羔謂子路曰可以去乎子路曰由聞之吳食人之食者事人之事平豢其患難而去之由不能也蓋相與問諸夫子乎入曰夫子何以處衛事也曰孫不禰祖子不先父前者仇後者仇父是踵亂也子羔曰然則如何曰遣一介

瓘當時避位公子卿以俟瀰瓘之人則伯夷之槩矣而顧周章周遊仁人君子恐言欤

路史云始叔齊之逃夷也固以夷長而當立也曰無兄弟之義何以爲國夷以爲叔齊爲父之所命也曰

之使害于晉曰不肖瓘君守社稷一聽冢君之是爲則衛君無父而有父也亡人無子而有子也衛人無君而有君也曷爲乎稱兵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靈公之治命言猶在耳衛君安得而遠之且以卿之賢而避也般師子起非其倫也主衛國者非主而誰瓘不得爲靈公子也卽不得爲衛君父也衛君與其爲仁人子也寧爲靈公孫也由將殉之孔子曰亂在衛君二子倫野哉由也一于義其後孔子聞衛變乃歎曰由也死矣柴其來矣乎

夷齊讓國

淳于髡問於孟子曰伯夷叔齊卽馬而諫武王當是時也有一成之旅商或不卽周乎曰然伯夷叔齊得一人而君孤竹使其爲討五十國則足以抗周使其爲周八百國則足以沮周曰然則夷齊不當逃孤竹乎曰似也曰夷齊何如人也曰北海之淸士也曰尊父命而逃不謂孝乎曰未知也卽叩馬而諫不謂忠乎曰未知也伯夷叔齊能爲北海之淸士也卽不能爲有商之忠臣也卽不能爲孤竹之孝子也曰奈何其頌于周也曰於商爲淸其於周安得不爲頌乎

無父子之義又何以爲國爰飭俱去一逐而兄弟之倫正再遜而父子之義立可謂求仁而得仁矣

衛輒　事詳下論衛靈公無道之君章

衛出公名輒蒯聵子靈公孫也靈公四十二年卒子蒯聵先已出奔宋至是國人欲立其弟公子郢郢固辭不立乃立輒晉趙鞅納蒯聵于戚地名輒立之十二年蒯聵謀輒于其姊孔伯姬孔文子之妻遂如孔氏劫孔悝逐輒孔悝孔文子之子輒奔魯蒯聵立是爲莊公出史記衛世家莊公既立晉趙鞅召之莊公辭以疾三年趙鞅伐衛攻莊公莊公入于戎州戎州人殺之初莊公欲逐石圃衛卿石惡從子公登城以望見戎州而問曰此何地也從者曰戎州也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乃殘其戎州普入適攻衛戎州人遂與石圃共殺莊公衛人立襄公靈公之父之孫般師已而衛侯以罪出奔衛輒以子推父此人倫之大變

子邱支度而外蒯內亂皆必爭之人矣

齊人伐衛，孫般師以歸。衛人立公子起。靈公之子。石圃逐之，起奔晉。孫林父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蒯與太叔遄。皆蒯瞶所逐。出左傳哀公十八年。孫林父為靈臺于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為褚師比褻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于人。若見之，君將殺音弑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褚師聞之，與司寇亥共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奉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於池。懿子，公文要也。初，衛人剪夏戊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卽彌子瑕。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彌子以所出賜夏戊之女，納于公。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太叔疾之從孫。期女之弟夏戊之子。少畜于公，以為司徒。夫人龜羞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又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舉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公宮而自太子疾之宮譟以攻公。太子疾，二音，蒯瞶子，對烟壇子士請禦之。禦士，卿大夫。彌援戟，辟于門則奪矣。將若君何？言不可不見先君何。先君蒯瞶也。乱不速奔，故為戎州所殺。欲令早去。君何所不逞欲？君謂出公。且君嘗在外矣，嘗必不反。出公奔魯。以哀公十八年復歸，安知異日不復反國。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衆之方怒必不可犯，乃休息而後易間也。乃止，將適齊。適，適邑。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齊晉界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冷。近魯邑。彌曰：魯不足與，不足與。魯弱故與請適城鉏。近宋邑。以鉤越宋南，近越轉相鉤牢，越有君，句踐方強，乃故言有君。乃適城鉏，使以弓問于貢。馬遺也。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言不識其所由入。私于使者曰：昔成公遜于陳。魯僖二十八年衛成公奔楚，遂陳寧、武子遂事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子鮮獻公母弟，簡也。子展鄭大夫，公孫舍之也。夷儀鄭地，在魯襄二十六年。今君再在遜矣，遜，魯今又遜。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順之。詩周頌言國無強，惟在得人，則四方皆順從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于何有？二十六年。後輒復奔宋，卒于越。

國無其人必不能復

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

荀子子道篇子路問曰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猶有所不知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夫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夫子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疏食

禮記鄭氏曰疏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九章筭術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斗爲米二斗四斗細者窮乎御也

弦

周易豐其沛折其右弦　孔叢子曰三折肱爲良醫

枕

說文枕所以薦首者也　蔡邕枕銘曰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上有具形哲人降鑒居安聞傾　晉蘇彥楠榴枕銘曰願神靖魄須以寧眠寢貴無想氣和體平禦心以道閑邪以誠色空無著故能忘情　異苑滕放夏枕文石枕張絃枕箴寇御子晝枕式于昏代作克明卧忽暴雷震其枕放微覺有聲不佈也其所枕蓋六安枕　神仙傳秦山父者漢武帝東巡狩見父頭頂白光數尺帝呼問之曰有道士教臣作神枕枕有三十二竅二十四氣八竅應八風臣行之轉少而齒生

易

釋名易變易也帝王世紀曰庖犧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爲六十四卦黃帝堯舜引而伸之分爲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謂之周易又漢書曰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爲彖象

孔子作十翼亦曰十翼

繫辭又言序卦之二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代歷三古 左傳孔疏易文

卦伏羲所畫有卦無爻始于三畫以成八卦若加中之六爻之八卦相盪為六十四卦

推演爻卦象物而為之辭故易繫辭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又云易者象也是故謂之易象孔子述卦下總辭謂之為彖述爻下別辭謂之為爻彖爻之辭亦是象物為辭故二者俱為象也 乾鑿

彖辭爻主于卦名名其卦之所以成卦之吉凶

爻辭主于爻名名其爻之所以別卦之吉凶

別故別立二名以辨之其實卦下之辭亦是爻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德為道苞籥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簡易立節日月星辰布設張列通精無門藏神無穴不煩不擾濬洎不失此

象傳孔子所以釋經之詞

大象孔子所係以釋爻辭之象

通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其易也變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移能消者息必專者敗此其變易也不易者其位也故易者天地人之道也 說原易之彖象二字假獸以名之也蓋彖為大象行則俯首一望而全體皆見故統論一卦之體象有六爻故取以喻六爻之象也 又曰易始于太極太極分而為二七九八六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焉

又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易卦六十四分而為上下象陰陽也陽道純而奇故

爻周公所係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

小象孔子所係以釋爻辭之象

上篇三十以象陽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以法陰 春秋說 影辭云易者氣之節舍精宣律上經象天下經比辭文言立筮象出期節來言變化繫設類節

詩書執禮

六經之道禮記解

何歸三經總為一經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繁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

傅子曰詩之雅頌書之典謨文質足以相副玩之若近乘之若遠浩乎文

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于樂者也潔淨精微而不賊則深于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于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于春秋者也 賈太傅曰詩者志德之理

章之淵源也

而明其旨合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是也

而陳之合人觀焉以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體德理而爲之節文成人事故曰禮者此之體者也

詩

初學記云詩者按卜商序曰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詩令神務地之心君臣之祖百事之宗萬物之尸也

昔孔子刪詩上取商下取魯凡三百一十一篇至秦滅學亡六篇今在者二百五篇初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魯申魯申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漢人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以二公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文章流別論云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周禮太師掌教六書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興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太平御覽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益習秦日詩有五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又詩內傳曰邶鄘午戌亥

書

書編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二姓之書亦干秦繆公九十四百二十篇斷遠取近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二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

初學記云書者按釋名言書其時事也上世帝王之遺書有二墳五典訓誥誓命孔子刪而序之斷自唐虞以下迄于周凡百篇以其上古之書故曰尚書遭秦滅學亡漢興濟南人伏勝能口誦二十九篇至漢文帝時欲立尚書學以勝年且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掌政鼂錯就其家傳受之其後魯共王壞孔子宅還孔氏武帝乃詔孔安國定其書作傳故毛於璧中得古文尚書論語孝以書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

禮

初學記禮者按釋名云體也言得事之體也周禮儀禮並周公所作禮記者本孔

子門徒所撰所聞也後通儒各有損益子思乃作中庸公孫尼子作緇衣漢文
禮記有馬融時博士作王制其餘諸篇皆如此例至漢會帝世東海后蒼善說禮于曲臺殿
家注馬注撰禮一百八十篇號曰后氏曲臺記后蒼傳于梁國戴德及德從子聖乃刪后
今已佚鄭注行于世氏記爲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六戴禮爲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諸儒
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三禮正義曰周禮遭
秦滅學藏于山岩屋
壁以故不亡漢武帝時有李氏獲之以上河間獻
王獨闕冬官一篇購之千金不得乃以考工記補　儀禮出于孔壁而后蒼最
明其業爲之注者鄭玄爲之疏者賈逵也韓子苕其難讀朱子看得有緒甚善
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爲殘缺不可放之書過矣

葉公

沈諸梁字子高楚沈尹戌子食邑于葉僭稱葉公初太子建被讒出奔見殺于
卽楚平王使費無忌如秦爲太子建娶婦婦好無忌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
奚爲太子更求平王聽之王自娶秦女奚爲太子娶是時伍奢爲太子太傅無

楚策云昔諸建于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于王王少自制焉且太子居
者葉公子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殺之太子奔宋
高身獲于又避宋華氏之亂于鄭鄭人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鄭人殺焉其子曰勝在
表簿而財于楚國定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無乃召之
自公之禍也信而勇不爲不利人之事舍諸漫境使衞潘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周親
爭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撥方城義之謂勇率行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頗道理又求敢死之士
以撥方城之外西封殆私謀復仇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子西弗從召之使處吳境爲白公
不廢名不欲復仇楚子西子期之弟而劫惠王石乞曰不殺子西子期不可
逃于諸侯白楚子西傳石乞曰
當此之時邑名白公請伐鄭以報父讎子西弗許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伐鄭楚救之與之
天下莫敢以兵南鄉盟白公怒遂與其黨石乞謀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
葉公子高食田六百
禁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禁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
畛故彼崇其酇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
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白公弗從葉公在蔡蔡遷川
其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

子高是也行險惡以圖徼幸所求無饜則人不安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管修楚賢大夫故齊管仲字也僻如物偏重則離散欲須其饜則討之

葉公好龍

葉公子高之後聞其殺而討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平王子也辭王者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

梁宇卿交

孫若妄靖楚國匡正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不能從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高府

無非龍者

一日天龍楚別府白公陽穴宮負王圉公陽穴宮負王圉公陽楚大夫穴高以如府

下之公懼以惠王往之石乞子門門尹

而走

府之宮而負惠王

夫人之宮昭夫人惠王越女也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謂何不戴甲而進國人

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

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冀其來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是得

荀子云葉公子高微

安民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赴之

小短瘠行

以徇告楚而又掩面以絕人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見葉公得民心遇葉尹固葉邑尹名

若將不勝

國之人

民知脫于死亡其亦皆有奮發討罪之心猶將旌表葉公

具衣然白

公之亂也

子高入據

楚謀白公

是楚國如反手耳

同帥其屬將與白公爲亂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二子子西子期也定公四年柏舉之敗二子有功最多葉德從賊其何保乎乃從葉公徒逆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

徒微之微匿也白公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

奪臣子宋

向雕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雕不與自是得罪

家語孔子在宋見桓雕自爲石

左傳曰衛

太叔疾出

奔宋向雕宋司馬桓雕也向雕特寵害于景公公使毋夫人驟譖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雕先謀公請以鞏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鞏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雕也少而育之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師皇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向巢不再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之奏公曰可矣以乘車逆曰迹人主迹禽獸者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公曰雖雕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

禎三年而不成工匠皆憚告子難以煩君野曰嘗私焉試就請之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皆病矣子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也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雖然曰若是其靡也卒不如速也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請兵符節以命其徒攻桓魋其炎兒故知之愈也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君之命遂攻之子順弟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禮卻事不赤魋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使賀此何謂弟也夫子曰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不子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既死而議諡諡定而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宜爲也況自爲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魋奔衛巢奔魯皆其公使人止巢曰寡人與子有言不可以絕向氏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魋出于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牛又致其邑而衛人攻之求夏后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出左傳○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云云

城北大皇山下山臨泗水棚乃青石有龜龍麟鳳隱起之形

尸子曰漁之爲事也有釣網罟叢罾罛罶筒揳梁罿單鍾篩之類○罟音古眾音孤簡音柳樑音串罾音掩單音避

尸子曰射者使人端

釣弋

晉潘尼釣賦曰抗余志於浮雲樂余身於澤廬棄消濆之遠迹且遊釣以自娛

在援修竹右縱飛綸金鉤屬鉅甘餌垂芬驚鯨奔涌遊鱗橫集觸餌見擒值釣

被執長繳繽紛輕箏翁熠雲往颺馳先飛電入曜靈未及驚簧蓋以獲其數十

列子詹何曰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于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呂氏春秋

曰善釣者出魚乎千仞之下餌香也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淮南

子曰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餌芒距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

嫚之數猶不能以翳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衡傳蒲且以飛繒逞巧詹何以沈鉤致之巧以翳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

精注周禮曰矰矢用弋射鄭玄注云結繳于矢謂之矰矰高也

文苑英華弋不射宿賦云禽之生分擇其翔集弋

鈞者使人黎事使然也

爲繫公修其決拾飛則驟伐或雕俎是求宿必表仁亦息胥用戢無欺甚處閒必濟其不及豈憚殺而爲心將好生而是急當其白日既曛昏月纔分欲爾爭棄來巢有葦固在籠之無見雖驚絃而不聞豈不知剪其羽飾旌旗之靡靡裂其肉成炮炙之紛紛蓋以忘機爲心方同海上之予俯窺見害奚特太平之君四鏃既藏六鈞遂昭音超物則咸若德用不擾三驅之禮未弘五犯音匹之仁爲小蒲且希伎自貫十青雲若帝馴簇設官爰射乎妖烏豈以窺城上之烏棲殖月中之鵲繞至道在茲懷仁有歸恩同于解網戒比于合圍我思古人聿求夫子蓄巂相之藝不發乎非時當山梁之求必資乎順理從禽之禮斯得夜獵之夫多恥

互鄉

王無咎云鹿邑之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互鄉童子見孔子者此處也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鹿縣屬亳州

寰宇記　徐州沛縣合鄉故城古互鄉之地

策會　常效兗州之域東盤琅琊西控拒野北走厥固南馳互鄉

陳司敗

左氏傳注　陳楚名司寇爲司敗掌刑之官也

昭公

昭公名禂襄公之妾齊歸所生也　襄公卒時太子野立三月而卒立禂爲君年十九猶有童心嬉戲無度叔孫豹即穆叔不欲立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均次賢義均則卜古之道也今禂非嫡嗣且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爲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必爲季氏憂其後三十五年季武子卒果欲殺季氏出左傳襄公元年正月昭公即位三月季武子伐莒取郠莒人告于會晉會于虢楚告於晉曰尋盟而背盟侵伐魯國之

血水乾

罪然濟盟
魏使晉豈
爽睦之禮

未退而魯伐莒濟齊盟請戮其使　時叔孫豹在樂桓子相趙文子樂桓子樂王鮒趙文子各會欲殺之

欲求貨於叔孫豹而為之請求貨賄請使請帶焉難指求貨以帶為辭明與梁其踁曰其罪

既正言以拒之復梁以誨之而卒不行故梁帛示不相逆

貨以滿身子何愛焉踁叔孫家臣言貨所以免禍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貨不以免禍其身何愛乎

賄此豹之所以卒免于魏也

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所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梁帛而與之曰帶其禍矣言帶禍盡

故梁帛示不相逆　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忠信貞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固請諸楚乃免叔孫秋叔孫方帥師疆鄆田正其田疆因莒亂也二年春晉使韓宣子來聘告為政而來見起也且告為政而來見

封疆鄆田　代趙武為政難盟主而好修同盟故曰禮親詳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禮也　而好修同盟故曰禮親詳於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公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夏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聘禮賓至郊君使勞之辭曰寡君使

事敝邑以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主晉將就館舍館之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晉大夫曰子叔子知禮哉二年八月大雩旱也冬大雨雹四年正月大雨霄夏楚靈王會諸侯于申公辭以時祭不往九月取鄫莒邑也

舍者其名盡征者其實舍其半龍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以屬上軍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季孫不欲親其議勅施氏臧氏二家合若并上軍皆大夫毀置之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作中軍在襄公十一年季氏盡屬季氏之又取其合名三家各有一家軍屬操縱舍其半以屬上軍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毀中軍於施氏臧氏二家合若并上軍皆大夫毀置之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作中軍在襄公十一年季氏盡

莒亂著丘公即去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取之五年正月舍中軍甲公室也

疾　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季孫不欲親其議勅

龍中軍　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以屬上軍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毀中軍於施氏臧氏二家合若并上軍皆大夫毀置之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作中軍在襄公十一年季氏盡屬季氏之又取其合名三家各有一家軍屬操縱舍其半以屬上軍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毀中軍於施氏臧氏二家合若并上軍皆大夫毀置之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作中軍在襄公十一年季氏盡

之指揮矣隨時貢獻于公而已即司馬侯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

叔孫氏臣其子弟以役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及其舍之半歸公

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其二簡擇取其二分公二十各一旨盡征之而貢于公國人盡屬三家三家

屬季氏之又取其合名三家各有一家軍屬操縱舍其半以屬上軍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毀中軍於施氏臧氏二家合若并上軍皆大夫毀置之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作中軍在襄公十一年季氏盡

無遺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

年晉苟大夫人爲以姓氏道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

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行子家羈弗能用也羈莊公玄孫懿伯也好大國之盟好犯元年會號之盟陵虐小國伐莒取鄆利人之難而取鄆往年莒亂不知其私有私難公室四分民食於他魯君食于三家與民無異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爲公謀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知愛恤其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在恤民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與憂國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倀子是乎知禮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婁防茲二邑莒人憩于晉憩魯受晉侯欲正公范獻子執曰不可入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是怠惰而欺之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晉人不設備攻戰之備叔弓敗諸鉏泉鲁地莒未陳也嫌君臣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謝前年受牟婁邑不見討晉侯享之有加邊邊豆之數加于常禮武子退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于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周禮大夫三獻今享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雖

禮者憂國恤民用賢行政之本非止習于酒食洗落也即權樂之意威儀也

也以加禮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受享致騶

晉人以爲知禮秋九月大雩旱也七年楚靈王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落者莒寔既成與賓客燕會以訖敬疆曰臣能得魯侯還敬疆來召公公將行子服惠伯曰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喪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道昭公其將不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必行襄公祖祭道神梓愼曰君不果行今襄公實爲昭公祖周公祖以道之先君謂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孟僖子孫獲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楚子享公子新臺章華臺使長鬣者相鬣髭也欲好以大屈宴好之而賜以大屈之弓或云寶金可以爲劍出大屈也既而悔之還敬疆聞之見昭公公語之公以所賜告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楚君不知適與何人魯君君其備撫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言齊晉越將伐魯而取之魯當謹備三國而慎守此寶公謂叔倀乃以大屈傳魯君公懼乃反之九月公至自楚八年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

也而秋蒐之非時也不詢其此三家既分公室故僭以數車實狩七月季平子伐莒以勤民也無固猶可無民其可乎

衛孫良夫帥師侵衛取其地以報之

衛孫良夫帥師侵衛取其地以報之

衛車千乘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紅魯地根牟界商宋境接宋衛也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九年冬築郿臺

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意也

公四年狩于郎莊公三十一年築臺郿今汶槃爲郡非特見公之志荒十年即

周公所歆享者義也魯將諸福哉十殺人以祭是爲無義將諸福哉

日周公其不享魯祭乎周公享義魯無義

一年夏五月夫人齊歸薨齊歸昭公母胡女歸姓也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君有母喪國不廢蒐故曰非禮孟僖子會邾莒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杜註云蒐非存亡之由故臨喪不宜爲之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晉大夫史趙曰必爲魯卿言昭公必

有大喪國不廢蒐謂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爲魯國之政而不恤君母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畢乎始其失國

茂宗廟合禮者常事

不書蒐以爲可則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陰陽之氣失調正變理者之過

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宮戒二日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

祥也喪氛也祲妖氣也見于宗廟故以爲非祭祥也氛惡氣也

其在泣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泣事籥闕

入而卒舞也此云籥入蓋羽舞入而叔弓卒去樂卒事禮也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十六年春公在晉晉人止公夏公至自晉九月大雩旱也十七年春小

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不舉盛饌伐鼓於社社者羣陰之聚故伐鼓以責之諸侯用幣於社

能久乎以用也言穆公若無周國之才能久乎有國乎喻其能答賦言其賢

制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

上公故用幣以請救伐鼓於朝退而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

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正月請建已正陽之月于周爲六月于夏爲四月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夜陽災之事乎子以爲六月非正月故太史答言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而未夏至

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日月相侵於是乎百官降物百官素服君不舉辟移時避正

其妾扶已（扶扑也使其妾以扑扶也）以示秦遄之妻（遄魯大夫其妻公鳥姊也）曰公若欲使余以非禮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平子弟）曰展與夜姑將要余（劫以非礼）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于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將爲（即平子使豎勿內遂殺夜姑）

（淮南子曰禍之所從來始于雞卵足及其大也至于亡軀沙播之爲介雞卵氏爲目或云以卵氏爲之金距踞距項伯社稷）

公若怨平子平子與郈昭伯之雞鬬（昭伯名惡魯孝公之後椅郈氏季氏介其雞檐芥于播雞羽以迷之）郈氏雞自或云以金平子怒而侵郈氏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昭伯臧孫賜也會臧也與昭伯賜爲從昆弟）爲讒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昭伯因季氏入平子（老臧氏家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之大臣）怒拘臧氏老（臧孫氏老）將殺之公爲告公果公賁（果賁皆公之孫）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名鞫莊公玄孫懿伯曰讒人以君僥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公退之（退之使去）九月戊戌伐季氏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季氏之指）叔孫昭子之臣謬戾謂其衆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戾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聞叔孫氏得之（懿子故號而執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至于齊齊景公曰請致千社待君（二十五家爲社千二萬五千家也）子家曰棄周公之業而臣于齊可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早之晉晉從叔孫昭子見公還見平子頡首初欲迎公孟孫季孫後悔乃止二十六年春齊伐魯取鄆而居昭公（昭公景公將納公命無之齊

（季孫登臺請罪亦其發發）

（晏子春秋魯昭公與國走齊景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

之早奚故至于此乎昭公對曰寡君有二臣焉不能相親也寡君即位三年而逐季孫意如季孫意如之專魯政也三家者以公室分而各有其一家昭公即位之三年季孫意如逐昭公昭公奔齊齊景公問晏子曰魯君其不復乎晏子對曰天之所興未可奪也昭公知禮人事之宜其興也宜矣雖在外其誰納之晏子出而告人曰君子謂晏子於是乎知言矣

路魯大夫申豐汝賈二人皆季氏家臣以幣易也二兩二兩所謂匹也二兩三匹縛一如瑱昭公對曰寡君有二臣焉縛卷也急也言君臣不和相親之意吾之時人吾之時人多愛我者吾休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前則內無弼而外無輔弼輔也無一人諫諍我者其衆孰甚焉諫諍請齊侯自安之狹邪逢也孤其根不在坐也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

粟五千庾高敞以錦示子猶子猶受之言于景公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有異心故宋元公為魯君如晉求納卒于曲棘在前年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病而卒亦在我者吾志不能用是前則內無弼而外無輔弼輔也無一人諫諍我者其衆孰甚焉諫諍請齊侯自安之狹邪逢也孤其根不在坐也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以語晏子曰使人及國

景公以語晏子曰使人及國高敞以錦示子猶子猶受之言于景公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有異心故宋元公為魯君如晉求納卒于曲棘在前年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病而卒亦在我者吾志不能用是前則內無弼而外無輔弼輔也無一人諫諍我者其衆孰甚焉諫諍請齊侯自安之狹邪逢也孤其根不在坐也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

晏子曰使人及國高敞以錦示子猶子猶受之言于景公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有異心故宋元公為魯君如晉求納卒于曲棘在前年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病而卒亦在我者吾志不能用是前則內無弼而外無輔弼輔也無一人諫諍我者其衆孰甚焉諫諍請齊侯自安之狹邪逢也孤其根不在坐也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

景公以語晏子曰使人及國高敞以錦示子猶子猶受之言于景公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有異心故宋元公為魯君如晉求納卒于曲棘在前年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病而卒亦在我者吾志不能用是前則內無弼而外無輔弼輔也無一人諫諍我者其衆孰甚焉諫諍請齊侯自安之狹邪逢也孤其根不在坐也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

大國謀略
去爲天下
害也久矣

曰寡君使躁以君命請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糞歸則不能見夫人夫人謂季孫也所能見也

夫人者有如河荀躁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謀知魯國之難言恐獲不納而不入何臣請復於魯君退而謂季孫曰君怒未息子姑歸祭言且歸聽于敢復與知政事君歸則不能見夫人夫人謂季孫也所能見

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言單車入于季孫之家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脇公不得歸三十二年十二月公薨于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爲君是爲定公全篇節出左傳

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巳而果雨巫馬期問曰且無雲既日出而天

巫馬期

巫馬施字子期陳人常與子路新子魯卿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子蘧丘之上子路語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矣子爲之乎期喟然曰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子與子路慚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子道不行耶使汝以是願也期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而單父治一不見其勞何也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治一不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期曰是施之未至也出韓詩外傳

于命持兩其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畢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

取吳

禮坊記曰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猶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朱子曰問昭公娶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則如何斷曰此非昭公故爲之也當時吳盛强中國無伯主以齊景公猶云既不能合又不受會滯泣而女子不曰孟姬而曰孟子則昭公亦自知其非矣

同姓

曲禮古者男子稱氏辨其族也女子稱姓厚其別也故姓從女傳繫之以姓

而弗別綴之以氏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左傳子產曰內官嬪御不及同姓其生不蕃美先盡矣則相生疾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吳孟子

吳泰伯之後魯周公之後皆姬姓也昭公娶于吳以其同姓而諱之故不曰吳孟姬而曰吳孟子 孔子哀公十二年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 雜記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死不赴 不赴告同盟 故不稱夫人 不稱夫人故不言薨 不反哭者夫人禮成其為夫人喪 孔子與哭于季氏之側 不反哭于寢 故不言葬 小君 夫人禮也 以同姓故不稱夫人 孔子以小君禮往弔 季孫不服 不絰而拜 往弔 季孫不絰 絰也 從主節制 子游問曰禮與 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絰焉 禮也

慶源輔氏曰婦人稱姓如周女曰姬宋女曰子齊女曰姜楚女曰羋是也 按魯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宋桓公以下娶于齊故若文姜若成風若天王若定姒皆異姓也而昭公以娶吳故精籠于內主之賜不顧亂倫無禮甚矣愚謂由叔姬卽由鄭姬總也忽焉可不慎乎

歌

尚書詩言志歌永言 永長也長言之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歌者樂之聲也 山海經曰帝俊八子是始為歌 爾雅聲比于琴瑟曰歌徒歌曰謠 音缶謂無絲竹之類獨歌曰謠 韓詩章曰歌無章句曰謠 樂記子貢見師乙樂官名而問焉曰賜云 釋名曰人聲曰歌歌柯也所歌之言是其質也以聲吟詠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葉也故老嘆言歌者柯柮

所問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須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慈愛者宜歌商 商者剛決故性之柔緩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 齊音柔故性之剛決者宜歌之而變柔為剛溫良而能斷者宜歌之而終至于柔遠矣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 言歌聲之高者如抗曲折止如槀木折枝施槀倨中矩句中鉤 槀木枯木也倨句甚曲也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悅之故言之言之不足

歌之法大不至于抗越細不至于幽散末有不氣盛而仁神者是故聲振金石而滿乎四海者此之謂也 林氷響遏

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梁丘定善哥齊歌曰謳哀歌曰欷楚歌曰艷逝歌曰哇有清歌高歌緩歌長歌浩歌雅歌酣

歌總歌勞歌振旅而歌曰凱歌堂上奏樂而歌曰登歌亦曰升歌古之善歌者

有戚氏秦青薛談韓娥王豹綿駒魏梁曾入虞公李延年古歌曲有陽陵白露

朝日魚麗白水白雲江南陽春淮南鴛鴦辨泳水

水新聲傳

九唱鄭以陽阿採蓮下里巴人入關唐歌南風卿雲晨露

辨述

林木響遇行雲七略善歌者有虞公發聲動梁上塵襄陽記昔有善歌者含商

吐角之音

禱

說文除惡之祭爲禱曰禱告事求福曰禱道上之祭爲禓潔意以譽

爲禮以類祭神爲禬音類祭司命爲祕音閟祭豕先爲禜音詠曹月祭爲祽音醉禱兩爲雩

禱晴爲雩音詠●風俗通云仲尼不許子路之禱而消息

之節平周禮司鑿不從桑林之樂而晉侯之疾間

誄

誄古相謚序云專以

稱之也

周制大夫以上有謚士則有誄禮禮檀弓貴莊公及宋戰縣賁父父死之公誄之

士之有誄自此始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

誄非禮也註云誄之爲言累也累舉其生平實行爲誄而定其謚以稱之也又

凡作謚者先列其平

生之實行故爲誄